

道光四年夏重刊

機里土心

泰伯廟西院藏板

序

秦伯君句吳都梅里平墟號吳城今常州府無錫縣治東三十里是也而皇山有吳皇墩相傳爲秦伯葬地漢梁鴻遁於此因名鴻山山下曰伯瀆此其顯證也然則秦伯都於吳城葬於皇山相去僅十里許地勢牙錯想見古聖人恭儉簡易之風毋侈欲以殫財因山爲陵從民之便而已傳信千載廟祀斯在自晉太寧元年以迄於有明雖廢興無常而人心之樂趣而成事如一日焉存禮以神靈之胄受

序

一

聖天子節鉞開府姑蘇金閶之西舊有秦伯廟傾圮旣久存禮撤而新之并置祊田若干畝俾襄祀事昨以公事過梁谿諮詢耆老則梅里之廟貌皇山之陰闕儼然在目後千百禩緬推國姓本始耳孫鼻祖能無盼嚮霜露之思爰編次舊聞爲梅里志四卷庶來者有攷焉吾吳氏史官所書芳芬焜煌存禮以謏劣仰繼遺緒性悃愾無華夙夜恪勤職守凡八閱寒暑矣而吳之民便安之歲無大災禳

乃得以公退之暇從事編摩存禮之幸也聖賢遺蹟雖稗史不稽之文好事者尙或表而出之况金石志乘兩可依據耶錫山多賢縉紳尙爲搜揚樵採得遺碑斷碣於榛莽間則片字拱璧矣此志旣成凡吾姓冠蓋郵傳過此地者知秦伯舊都在是冢墓在是慨然思祖澤縣長恭讓之不可墜庶而亢吾宗乎康熙六十一年秋七月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七級後裔三韓存禮謹序

序

二

序

梅里錫之一鄉也泰伯都此自號句吳爲吳名所
自始由周迄今上下數千百年吳會名區財賦人
文甲天下孰非泰伯貽之蓋於梅里始基之矣大
中丞三韓吳公伯裔也手輯梅里志一編畧吳編
修眉菴以詔生長是鄉屬爲攷定首列吳世家次
世系次建置山川城郭祠墓終以詩文凡如千卷
夫中丞公奉

命撫吳距今八年唯仰體

杜序

一

聖天子軫念吳民至意凡所施設務爲寬大政用和
平獄訟不興災祲不作或小遇水旱輒䟽請緩征
亟賑以蘇民困又以其間躬親教化俾磨揉遷革
於不自知以故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先是

天子嘉公政績

特御製詩一章以賜比復

御書學道還淳四字扁額頒賜蘇州學宮之紫陽書
院公實荷茲

寵命

宸章爛然輝映日月從此益圖報稱揚
主德以光祖烈垂之典冊播之聲詩夫豈有涯涘哉
以公撫綏三吳江南七郡一州縣各有志宜悉統
於公勒爲一書而獨於區區梅里是亟者公吳氏
系始泰伯而三吳人物之輻輳文章理學之昌明
實自泰伯之都梅里始志梅里正所以崇其始也
夫康熙又壬寅冬十一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

杜序

二

欽取內廷纂修里人杜詔謹序

序

江以南皆吳地也吳之名則自泰伯之都梅里始
梅里在無錫縣東南三十里去吳郡不百里而近
余自令吳以來嘗緬懷至德遺風竊思一至其地
瞻其廟貌訪其山川城郭遺跡所在卒未可得比
蒙

特恩擢守吳郡有錫山族子名烜以前撫憲吳公所
輯梅里志垂示展讀再三慨然增嘆余與公並家
遼左以累世通門忝爲屬吏恩顧甚厚今公謝政

蔡序

居吳門三吳之民無不思慕公者在昔泰伯肇造
三吳於梅里之墟端委以治距今三千三百餘年
吳中文物聲名甲於寰宇蓋至德之留貽遠矣公
以神靈之胄適躬膺節鉞開府江南凡八有餘年
吏悅民安風化滋茂乃因念梅里故墟爲祖德肇
基之地實三吳風化之所自來於是采摭舊聞輯
成斯志足以補江南通志之缺其有關於三吳者
甚大非獨一家一邑之書而已余因屬名烜重加
校勘登諸梨棗亦以成公志也烜字陽谷英年讀

書嗜古與余先世皆系出吳郡之洞庭山秘書公
之後而家居梅里高曾以來修葺泰伯祠墓歷有
可考其得附名斯志之末也宜矣雍正二年三月
十有一日

中憲大夫知江南蘇州府事加四級襄平蔡永清
謹序

烜家世居梅里自高曾以來嘗葺泰伯廟至吾祖景鴻公復大加修治工既落成以梅里爲泰伯所都不可無志命烜輯之因購得十峰錢氏本其所纂城郭道里及歷代褒崇祀典止節錄碑記遺文語焉未詳又得鴻岳浦氏皇山古蹟一卷記載山林景物間有可采日與同學李天根尋故都遺址約其疆域遠近遡其山川脈絡識其村鎮橋梁考之史傳證之乘志紀其大畧請趙文岐繪圖卷首藏之篋笥未敢云志也大中丞三韓吳公實泰伯

蔡跋

一

遺胄巡撫三吳懼祖德之弗彰也思有以闡揚之迺囑編修詹菴先生訪求故迹索烜藁去公手加編次踰年書成烜受而讀之見其序次有規編輯有體述事簡覈鑄詞雅馴誠足考鏡前徽昭示後禩大非烜等淺見渺聞者所可幾及矣公猶不自滿假復囑太史雲川先生訂定之吳太守芥亭公校勘之然後付之劉氏命烜董成之嗚呼著述之難如此夫以公之宏才博學猶必經數人之手始有定本如烜之鄙陋因循荏苒宜無以成吾祖之

志也今觀厥成不有厚幸耶十峰錢氏名肅潤鴻
岳浦氏名光騰邑諸生趙文岐名弘基李天根名
大本布衣皆里人也志無凡例故率率書之里人

蔡名烜謹識

梅里志目次

卷首

梅里圖

泰伯廟圖

泰伯墓圖

卷一

史記吳大伯世家 并贊

經傳散見事實 摘錄

史記吳大伯世系

梅里志

目錄

一

吳地記大伯世次 備參

卷二

建置

城郭

山川 附人物遺蹟

祠墓

歷朝崇祀褒典

附泰伯廟贍田記略

泰伯廟免糧碑

復免糧碑

卷三

古歌 五篇

樂章 六篇

古今詩 一百八十九首

卷四

文 三十一篇

附卷四

泰伯廟新建關帝廟記

梅里志

目錄

二

泰伯墓祭田碑

泰伯墓禁山碑

重修泰伯廟碑記

重修泰伯廟圖

重修泰伯墓圖

廟墓免糧田

重修泰伯廟記

重修泰伯墓記

重刊梅里志跋

梅里志城

西起運河東底曹湖相距六十里

南始蠡河柵口北跨膠山相距四十五里

秦伯廟基

正德間碑記坐落公字號拾叁畝玖分肆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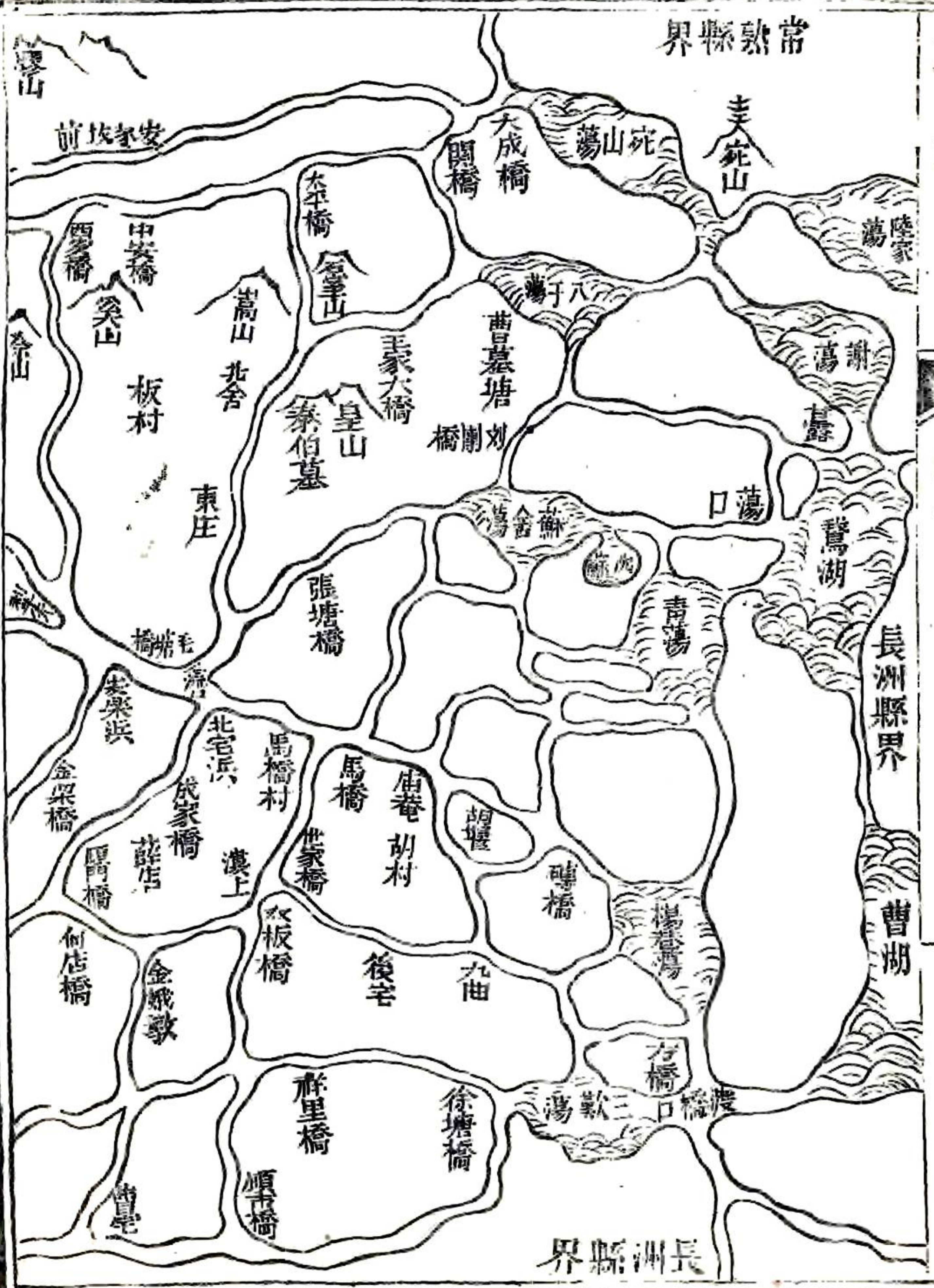
今編友字陸伯玖拾號計拾壹畝貳分零柒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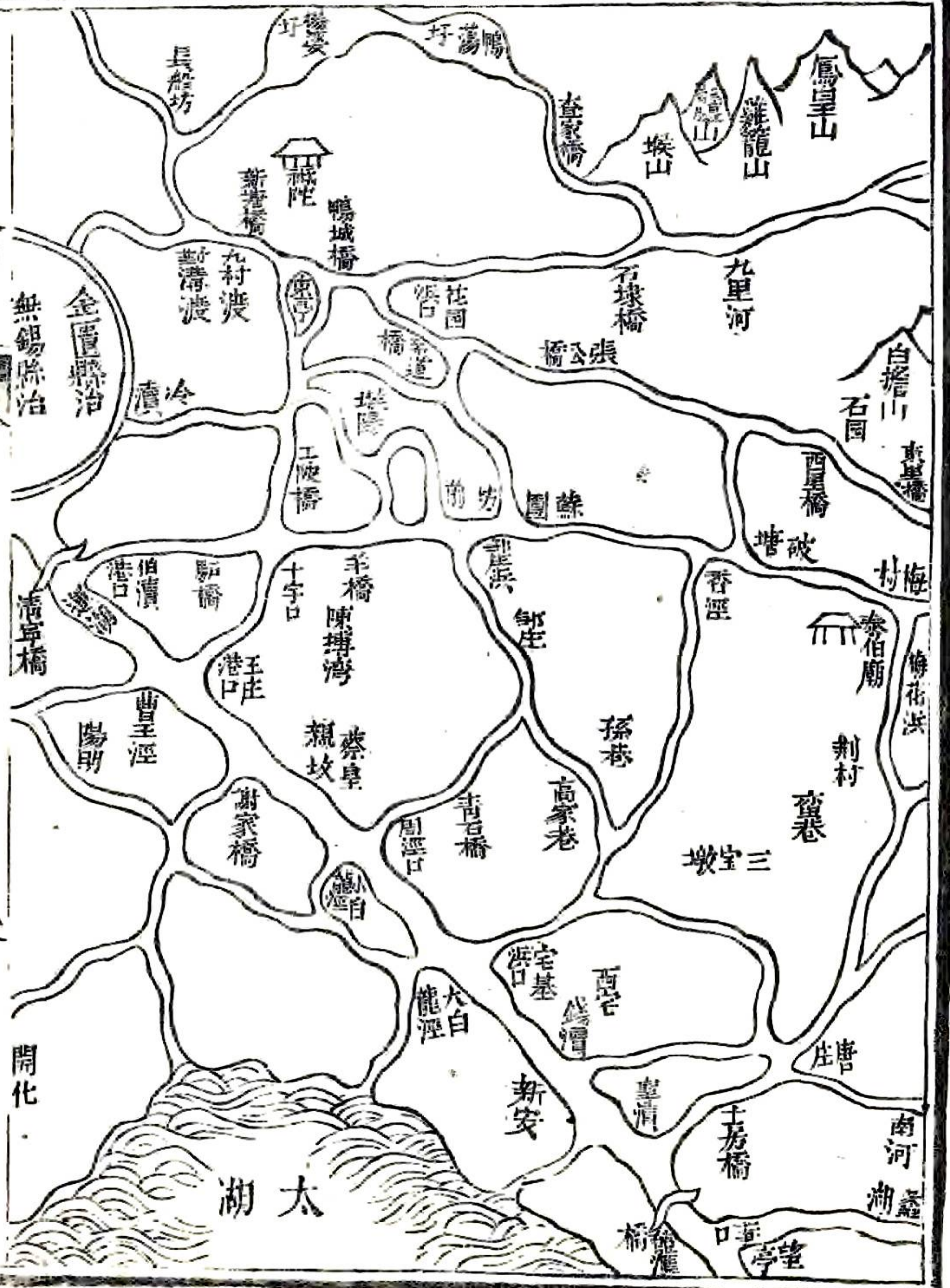
秦伯墓

坐落皇山西嶺止字號計 畝 分

雍正四年析無錫縣東境置金匱縣梅里遂屬金匱今但於圖中增註金匱餘悉從舊

梅里志 全圖 卷首





梅里志

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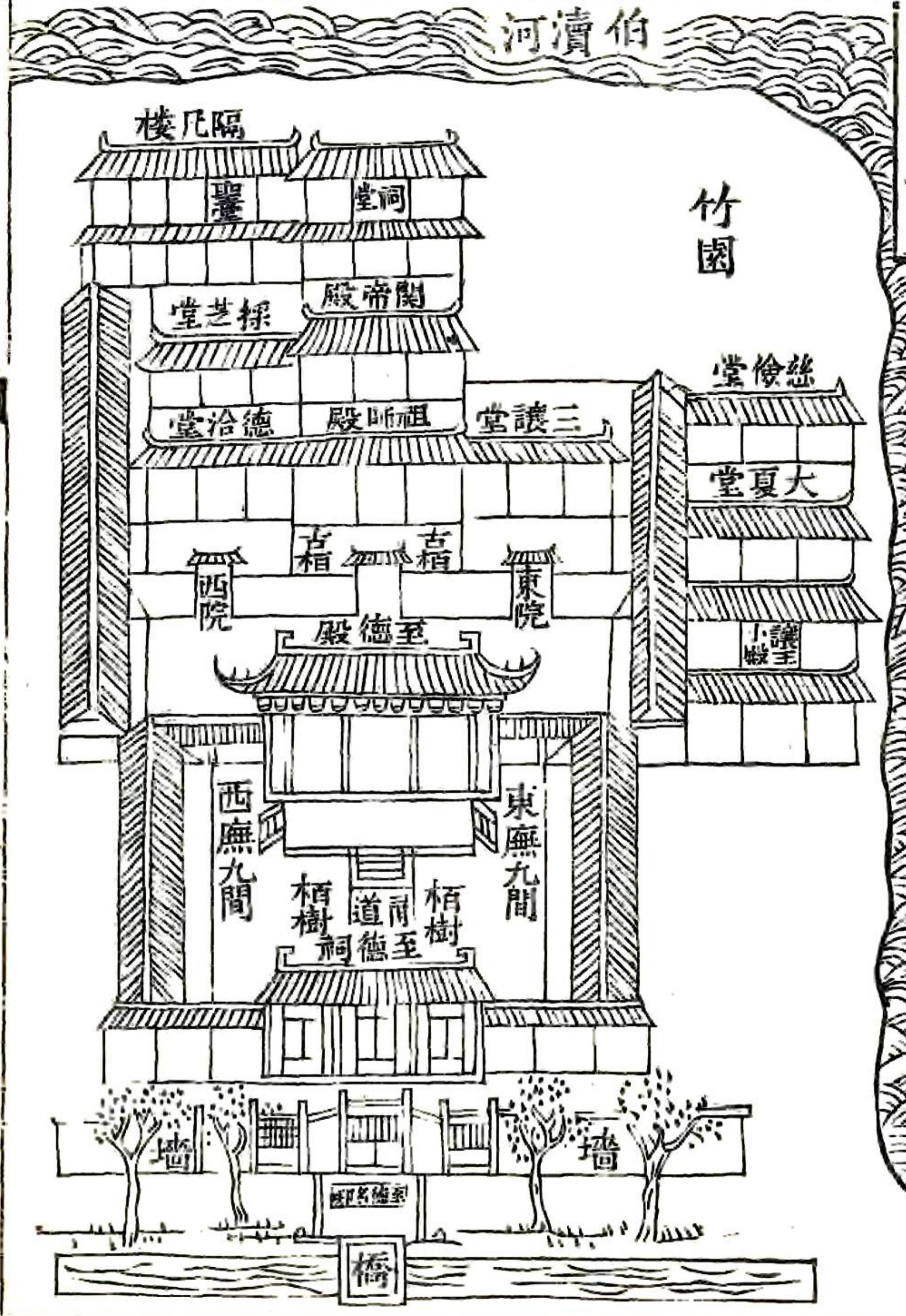
卷首

二

自秦伯奔荆蠻端委以治而江以南斷髮文身之俗悉化爲聲名文物之區是至德之漸被不
 可以道里疆域限也然溯其始基端在梅里片
 壤故是志所載以伯瀆爲主而南北稱之廣袤
 不踰五六十里今卽準是繪圖紀其山川注其
 邨落俾觀者展卷瞭然想見肇基形勢譬如秦
 山之雲起於膚寸而覆霏萬物卽於是乎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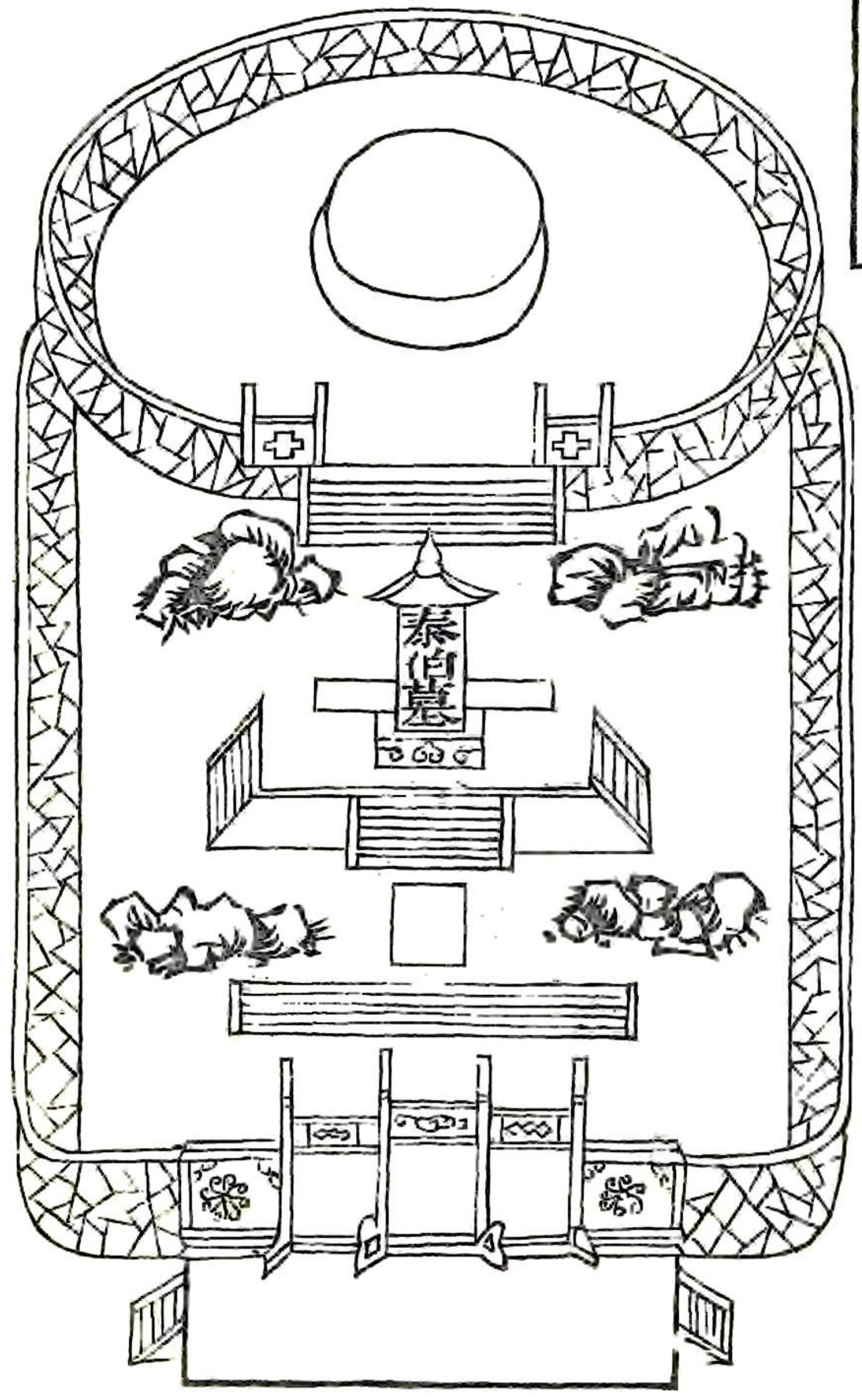
里人趙宏基繪圖并識

泰伯廟圖



梅里志

泰伯墓圖



梅里志卷一

江南巡撫秦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泰伯廟西院住持華乾重刊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太伯弟仲雍周本

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即仲雍也吳越春秋雅一名吳仲又索隱系本日吳孰哉居藩籬

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

梅里志 卷一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季歷

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

句吳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此言自號句吳吳名

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

於越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

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

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祖與

孫同號也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

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

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

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

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

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甲立〔吳越春秋〕熊遂作熊子遂橋作喬盧作盧轉作

梅里志 卷一 二

專句卑作句卑〔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

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

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

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

虞滅之句甲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

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

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

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

壽夢而興。〔楊慎曰〕前既已詳叙太伯建國

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大凡從太伯至壽夢

十九世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年

七年常成公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

晉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日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犇晉自晉使吳

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其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

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書吳

子過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名次曰餘祭側界次曰

餘昧莫葛反。索隱曰左氏日闞戕戴吳杜預日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

梅里志 卷一 三

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日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次曰

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日諸樊從吳也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日宣公曹伯盧也以曾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代

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將立子

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日不義之也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日子臧君子日能守

節矣君義嗣杜預日諸樊嫡子故日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

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地理志云會稽毘陵縣季札所居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梅里志

卷一

四

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
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

梅里志

卷一

五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
之見舞韶箏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
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
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遠環

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戚衛邑孫文子

舊所食也按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曰異哉吾聞

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

曰獲罪出獻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

傳曰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

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

梅里志

卷一

六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名韓宣子名魏武起魏

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

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

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

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

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

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過卒二十九
年閻弒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餘未卒是餘
祭立四年餘末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
此七年正是餘昧三年昭元年〔經曰〕楚子麇卒〔左
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
入問王疾繼而弒之遂弒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
于〔郊謂〕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
之〔郊敖〕

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

至季婁〔服虔曰〕季〔杜預〕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

〔曰〕乾谿在譙國城〔索隱曰〕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

〔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索隱曰〕弟餘昧立王餘

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

梅里志 卷一 七

〔即〕餘昧十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

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

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左氏文

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吳越春秋亦云王

僚夷昧子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昧甚德

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王僚二年公子

終之蓋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王僚二年公子

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

〔曰〕舟名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索隱曰〕以為夷昧子

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
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
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
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
子光伐楚振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
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
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
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
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慘於楚欲
梅里志

卷一

八

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之有他志乃

求勇士專諸

正義曰吳越春秋專諸一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途專諸方

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以上胥因而相之

雄貌深目侈口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

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

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

曰二公子皆以兵圍楚之六濳杜預曰濳在廬江六縣西南使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
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

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音陽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

梅里志

卷一

九

廬

吳越春秋作闔閭

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

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

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

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董份曰季子歷之列國

其興亡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弑僚何也其去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爲光真當立耶苟以光爲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於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所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

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

庸奔鍾吾三十年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

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

無封舒之事蓋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

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伯嚭吳越春秋

作白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

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

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濇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伐楚子常薨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薨瓦為

令尹杜預曰子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

囊之孫子常

梅里志 卷一 十

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

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

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

人戰於栢舉楚師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

敗績吳人郢是也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

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

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

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公

鄖楚縣

鄖公

弟正義曰左傳云鄭公辛之弟懷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鄭公奔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

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

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

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

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

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本房子

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

梅里志

卷一

士

恐而去郢徙郟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

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番音潘楚邑名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

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構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

構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吳師觀

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

三百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

曰左傳云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構李七里此云擊之構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乖異闔廬

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

不敢三年乃報越三應麟曰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

略其成越絕書曰王夫差元年太伯到夫敗可也差二十六代且千歲以大夫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

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左傳報姑蘇也作報

也檇李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

稽山名索隱曰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索隱

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

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代斟尋賈逵曰過

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滅夏后帝相帝

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逃於有仍而生少

梅里志 卷一 十一

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

虞杜預曰梁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後遂收夏眾

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左傳云使女艾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

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

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
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
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
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鄆杜預
曰琅邪鄆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
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
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魯繆公
改邾爲騶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左傳哀
公會吳子伐齊是爲夫差十二年此云十一年誤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

梅里志

卷一

十三

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

左氏作參

吳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

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與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

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

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

吳也

索隱曰抉烏穴反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

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卽移向
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
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齊鮑氏
號曰示浦門曰鱈解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索隱曰〕公名陽生此

伐在艾陵〔徐廣曰〕一作中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

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杜預曰〕

淮南邊道〔杜預曰〕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

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杜預曰〕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按〕

傳作丙子此〔杜預曰〕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

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

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

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

梅里志 卷一 十四

我為長〔杜預曰〕吳王太〔杜預曰〕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

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

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

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

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

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

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

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予百家居之

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

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

不忠而歸

按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則吳亡之後嚭又見

用於越與此書及吳越春秋所載不同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

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

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索隱述贊

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遁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

梅里志

卷一

十五

稱闔廬王僚見弑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右錄史記全文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世並

都梅里其世次可考矣事有散見經傳為史

記所未詳者並采摭焉

詩皇矣三章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

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傳對配也從太伯之見王季也箋作為也天為邦謂與周

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

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

無喪奄有四方

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于覆有天下嚴氏詩

緝皇矣三章述太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也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械拔而遂茂松栢兌而悅澤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于此謂興周使為王國也作對于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此作邦作對由于太伯遜于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則友愛于太伯既受其遜益修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予太伯以護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太伯之讓為有光矣仁山金氏曰讀此詩者則知太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
○左傳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註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新安陳氏曰太伯不從太王剪商之志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出於太伯之逃人但知太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
○又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天下讓

梅里志

卷一

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疏太伯之

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羸以為飾者羸其身體以文身為飾也此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為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謬耳
○吳越

春秋泰伯傳略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

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

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

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

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

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
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
事之自號爲句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泰伯
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
有餘家其立以爲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
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泰伯
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西北隅名
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

梅里志

卷一

七

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於
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
昌立號曰西伯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
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
發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
爲太王追封泰伯於吳泰伯卒葬於梅里平墟仲
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
周章章子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
橋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

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是時晉
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子去齊
齊子壽夢夢立而吳益彊稱王凡從泰伯至壽夢
之世與仲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按日知錄云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
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
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
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
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
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
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又云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
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

梅里志

卷一

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又云高泰伯之讓國
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
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
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之
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
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
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
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又云或
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
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
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
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
孫爲其德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
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
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
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
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又按天蓋樓語錄云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

太上為天下而翦商武王為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為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為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為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於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胷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為嫌豈

梅里志

卷一

九

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斡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避諱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如近人所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之讀集註哉
○春秋成七年經吳伐郟吳始吳入州來是為

壽夢註州來楚邑

左傳楚共王立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舍音赦註司馬法百人為卒

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
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補正傅氏
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
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
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吳與其子狐庸焉使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註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

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註巢徐楚屬國子重奔
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成十五年經冬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梅里志 卷一 三

鄭公子鱗邾人會吳于鍾離鱗音秋。註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

通鍾離左傳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襄三年經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註楚始伐吳左傳楚子重伐

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註簡選練也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

縣東衡山在吳與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賈逵

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以侵吳吳人要而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襄十二年經秋九月吳子乘卒註吳始書卒壽夢卒

子諸樊立○吳越春秋壽夢傳略壽夢元年朝周適楚

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

此云元年疑誤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詠歌三代之風

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

巫臣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

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

中國而與諸侯為敵五年伐楚敗子反十六年楚

梅里志 卷一 三

其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

還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

十五年壽夢卒○春秋襄二十五年經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門於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

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

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諸樊卒弟餘祭

立○襄二十九年經閻殺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

弒之餘祭卒弟夷未立○襄三十一年左傳吳子使屈狐

庸聘於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

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

乎註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註德言仁度言智德不失民度不失

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

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昭

四年經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左傳楚子以諸侯伐

梅里志 卷一 三

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冬吳伐楚入棘櫟麻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以報朱

方之役○昭五年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

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昭六年經秋九月楚蘧罷

師師伐吳左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

其叛也使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吳地

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蘧洩而殺之○昭十

五年經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僚立

○昭十七

年經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左傳吳伐楚戰於長

岸子魚先死

註子魚楚公子魴也

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

註餘皇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

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

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註長鬣多髭鬚詐爲楚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

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梅里志

卷一

三

歸○昭二十三年經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

陳許之師于雞父

楚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註國雖存君死曰滅大夫死生通曰獲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師及諸侯之師犇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戊辰

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註囚

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沈胡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

國犇楚師大犇○昭二十四年經冬吳滅巢楚邑左

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註歸遺也壽王及圍陽而還註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昭二十七年經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註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

僚也○林僚弑公○公羊傳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

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

梅里志

卷一

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

于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

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

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

爾闔閭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

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

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
殺爲仁○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濶不至於泉其歛以時
服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
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冤氣

梅里志

卷一

五

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
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春秋昭三十年左傳吳子

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在二
十年

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
爲三師以肄焉

註肆猶
勞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定二年經秋楚人伐吳左傳楚囊瓦

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

子繁註守巢大夫○定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犇

鄭庚辰吳入郢○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

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

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註陵師陸軍令

尹子西喜日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

紀其政以定楚國○定十四年經五月於越敗吳

梅里志 卷一 五

于樛李註樛李吳郡嘉興縣南吳子光卒光卒子夫差立○哀元年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樛李也遂入越○

哀九年左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

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哀十年經冬楚公子

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

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註壽夢卒

在襄十二年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是已七十七年季子年蓋九十餘○劉向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

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至使於晉而返則徐君死於
楚於是脫劍致之徐君從者止曰此吳國之寶非
所以贈徐也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來徐君觀
吾劍不言而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故未獻吾
心已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
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
不敢受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
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

梅里志

卷一

七

邱墓

吳泰伯世系

周太王

泰伯

姓姬氏公
叔祖之子
后稷十一
世孫卽古
公也名直
父居幽避
狄居岐

太王長子
犇荆蠻斷
髮文身以
避季歷自
號句吳荆
蠻義之從
之者千餘
家立爲吳
泰伯

仲雍 — 季簡 — 叔達

太王次子 雍子 簡子

亦犇荆蠻

斷髮文身 泰伯卒無子仲雍立

季歷 — 文王 — 武王

太王妃太姜之子是為王季娶太任有聖子太王欲立以及其子立以及其子 周世次不錄

梅里志

卷一

三

周章 — 熊遂 — 柯相 — 疆鳩夷

叔達之子 章之子 遂之子 相之子

武王克殷

因周章已

君吳遂封

之即今吳

中

虞仲

周章之弟

武王之於夏

封之於夏

虛是為虞

仲在河東

大陽縣傳

十二世西

晉滅之即

假道以伐
號之時今
不錄其世
次

餘橋疑吾

柯盧

周繇

屈羽

鳩夷子

疑之子

盧之子

繇之子

夷吾

禽處

轉

頗高

羽之子

吾之子

處之子

轉之子

梅里志

卷一

五

句卑

去齊

壽夢

高之子

句卑子

齊之子吳
始大稱王

諸樊

光

夫差

友

夢卒樊立

諸樊之子

闔廬十九

十三年卒

即闔廬也

年為越兵

餘祭

夫槩

傷指而歿

祭立十七

光十年伐

年卒餘昧

楚師敗留

楚槩亡歸
自立為吳

餘昧

立僚

王光歸攻
之樂奔楚
楚昭王封
之堂谿為
堂谿氏

季札

壽夢四子
札最賢夢
欲立之札
辭不可夢
卒於是立
諸樊攝行
事除喪又
遜於札札
乃棄其室
而耕及餘
祭立乃封
札於延陵

立十三年
卒

蓋餘

號延陵季
子祭卒傳
昧昧卒又
欲授札竟
逃去遂立
僚按季札
係仲雍第
十九世孫

梅里志

卷一

三

燭庸

已上世次依據史記世家按唐陸廣微吳地

記與世家多舛錯處錄之以備參考

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史記仲雍子季簡
簡子叔達達子周

章章子熊遂
繇作柯盧子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卑軫立

卑軫在位五十九年子疑吾立

卑軫史記作句卑吳越春秋作句卑

索隱古史考云卑軫為顏高子疑吾為鳩夷子

疑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

夷處在位三十九年姪璧羽立

史記無夷處禽處為夷吾子璧羽疑

即屈羽為周繇子

璧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

史記無齊玄按句卑子曰去齊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吳越春秋盧作盧史記柯盧疑吾子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吳越春秋轉作專索隱譙周古史考

梅里志

卷一

三

作柯轉史記曰轉為禽處子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立立

史記無嬌夷

嬌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鳩夷立

史記疆鳩夷為柯相子無鳩夷

鳩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按史記無界嗣知濟之名此不知何

據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

史記樊為壽夢子立十三年卒弟餘

祭立此處年位俱無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昧立

史記諸樊弟餘祭祭音債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

子僚在位十三年從弟子光立

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夫差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

已上計二十五主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梅里志卷一

里人蔡名烜原刊

泰伯廟西院住持華 乾重刻

梅里志

卷一

江南巡撫秦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 杜 詔訂

建置

吳本禹貢揚州之域於古為荒服之地秦伯奔荆

蠻居梅里平墟里亦作李史記正義曰太伯奔

縣界梅李村其城及墓見在而云亡荆蠻者楚

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

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稱蠻

梅里志

卷二

梅李在常熟縣東三十六里者五代時吳越使

梅李二將駐兵於此以禦南唐遂成聚落故名

又吳地記梅自號句吳伯長居國絕嗣者其

李一名番麗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許慎淮

南子註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在今無

錫縣東三十五里吳地記秦伯築城于梅里平

墟其地漢為無錫縣地屬會稽郡東漢為無錫

侯國屬吳郡順帝分會稽置吳郡晉為毘陵郡又改為晉

陵郡隋以後改常州元屬常州路明屬常州府

今仍之○按漢書地理志吳故國周太伯所邑

似今吳縣為太伯故都非是孔穎達曰太伯居

梅里傳至十九世孫壽夢壽夢卒諸樊南徙吳
至二十一世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卽今
蘇州也

附見

吳季子札壽夢第四子封於延陵地理志云會

稽毘陵縣季札所居卽今常州府

城郭

泰伯城在無錫縣東南三十里梅里鄉泰伯始國

於此謂之句吳吳越春秋太伯當殷之末中國

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起城周三里二百

梅里志

卷二

二

步外郭三十餘里

春秋地名考作三百餘里

在吳西北隅曰

故吳墟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輿地

記吳築城梅里平墟卽太伯城也寰宇記太伯

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吳地記太伯築

城于梅里今日梅里鄉亦曰梅里村城內有宅

舊址及井猶存亦云吳城

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

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卽周

章之弟虞仲蓋仲雍之曾孫也杜預春秋註仲

雍支子別封西吳蓋指此又後漢郡國志大陽
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作虞城在今山西
平陽府平陸縣名勝志虞城在平陸縣東北卽
虞公故城日知錄云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

之書爲虞仲也然則虞仲所封之吳城與太伯所都之吳城無涉不得混而同之 ○毘

陵志無錫古句吳地秦伯舊國其城在今梅里

鄉自秦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周敬王六

年闔閭始城姑蘇而遷都焉後漢書吳本國註引越絕書吳大城

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杜氏通典蘇州吳國之都也自闔閭以後並都于此

其後楚併越楚考烈王元年相黃歇以淮北十

二縣封爲春申君後十五年徙封歇於江東城

故吳墟越絕云此城太伯所築按史記春申君城故吳墟正義曰今蘇州也與此不合

然考吳越春秋注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則故吳墟不屬蘇州明矣又

梅里志

卷二

三

按錫志云春申君黃歇自淮北徙封江東因城故吳墟爲都邑名曰黃城在縣西十二里開原鄉又陸羽惠山寺記望湖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卽此也

鴨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秦伯鄉輿地志吳王牧

鳧鴨之地今梅里鄉亦有鴨城一統志云鴨城在吳縣境又

有麋城去鴨城不遠今無所考以鴨城推之當

是豢麋鹿處

附見闔閭城在無錫縣西南五十里富安鄉越絕書

伍員取利浦及黃濱土築闔閭城吳城記闔閭

城周敬王六年伍員伐楚還運潤州利湖土築

之不足又取黃瀆土爲大小二城當闔閭伐楚
回故因號之此蓋闔閭小城也按錫志云闔閭
大城在今蘇州府去潤四百里無錫去潤亦三
百里取土不應如是之遠小城在縣富安鄉者
地名閭江邊湖其城猶在土人至今有城裏城
外之稱而縣之梅里鄉本有利浦及黃瀆蓋取
土梅里以築閭江之小城或有之耳可以正吳
地記之失

山川 附人物
遺蹟

梅里志

卷二

四

皇山在故秦伯城東九里吳地志山在無錫縣東
五十里又名東皇山以秦伯葬山之西而名後

梁鴻居此改稱鴻山

按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
家臯伯通居廡下伯通察

而異之乃舍之於家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吳
要離家傍要離家在今蘇州府吳縣西梁鴻墓
在其北或云梁鴻居皇山歿隨葬焉者誤。後
元至正中江陰王逢作河清頌行臺薦之以疾
辭會亂亦卜隱皇山自號最閒園丁淮張據吳
累辟不就其丙申紀事詩有不成巢父去空似
魯連歸及伯鸞吾所慕
錫山志鴻山名皇山高
之句殆亦鴻之流亞也

十餘丈特起於地

秦伯墓

在山之西嶺
詳見祠墓

鐵山寺

在山之東麓相傳為梁鴻故宅後譌宅
要離冢並峙勢隆
然而高未審何據

梁鴻泉

泉即井也一名華子泉元末華幼武闢
園於此浚而甃之以石作亭於上銘曰
鴻山之巔井有泉壅而未涸千餘年今日華
子重浚焉掘取不改功斯全天啓間徵士浦
凌雲偕弟冲漢集邑儒吳
桂森華貞元輩講學於此

鸞遊洞

在山之絕頂南下數武廣丈許左右秀
通或以為因伯鸞而名邵文莊公寶鴻
山弔古詩登山山路轉山阿歸向棲鸞
洞口過又名栖雲洞見南沙莫止詩

劍池

即滌硯池相傳為梁鴻滌研處邵文莊公
詩滌硯池邊青草短岩花淡處白雲多
代之中嶺有亭翼然於上未知創於何

望虞亭

梅里志

卷二

五

西虞仲墓於虞山之麓兩山相去百里而遙
以致秦伯懸懸北望意也向有碑石於亭刻
季歷哀慕歌莫
止詩作畫中亭

放鶴臺

臺築於園園故為華氏地
在西嶺道左踞山陽之勝

眼空臺

與放雀臺東西並峙
浦氏志合為一誤也

石壁

峭立丈餘上有一平境可容數人
下臨白龍母廟舊志載石徑即此

試劍石

山有巨石斷為
兩截宛如劍痕

石灘

在石壁之東而稍下平廣可坐
百人即舊志所云梧竹坡也

月影石

相傳為要
離磨劍石

硃砂潭

山之東嶺石岩下有一潭中有零石朱
色而軟磨之少頃略浮黃色紅勝土硃

人或采取為用

楊梅塢 在山之南麓土人嘗植楊梅於此今所傳蕩口楊梅是也

白龍母廟 在山之北四圍皆水南沙莫止詩作眠松壑

大士菴故墟 在山之東嶺舊為茅君行祠中有迎暉閣拱秀軒

洗心軒 卽茅君行祠之拱秀軒南沙莫止詩作洗心軒

讀書處 在鐵山寺中相傳梁鴻讀書於此

石室山在皇山北二里餘俗名石脊山

前澗 元末浦振奉母隱此今為浦氏世居天啓間有浦慶祥仲女許字陳毓華未嫁毓華

病殤氏遂密縫上下衣襦沉河以死時年一十八歲崇禎七年詔旌今祀惠山三旌祠

梅里志 卷二 六

浦孝子節婦墓 在石室山南孝子名劭前澗人嘉靖三十三年以救父應虞為

倭剛死妻過氏年二十七遺腹生子痛夫非命矢志守節萬歷間先後詔旌今並祀惠山

秀嶂街

嵩山在皇山西北二里或作松山南徐記松山一

名少孤山在奚山之東相傳蕭梁時有異人嵩

頭陀開山建寺故以為名上有留雲洞泠泠泉

嵩山寺 閩陽陳玘記略錫邑之東有山曰嵩山

萃然起於莽蒼之中形勢巖崑林木暢茂山之下魚田鱗次泉塘鑑開輪蹄不及歌吹無聞此天地之奧區亦禪林之勝境也自嵩頭陀剎建後歲久寺廢元至正間僧志道重建名觀音禪院志道法號物外道行高妙

尤優於文墨與姚廣孝友善故廣孝嘗居此
洪武二十六年志道無疾脫去永樂中里人
楊德彝捨地二頃志道之徒靜安大創臺殿
門廡佛像宜德八年賜名嵩山禪寺香火益
盛遂成叢林寺鐘聲聞五十餘里亦嵩頭陀
手製嘉靖甲寅邑合以譙樓鐘互易焉崇禎
時寺復圯甲寅邑合以譙樓鐘互易焉崇禎
字玪水少年參悟得法龍池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恩遇特隆初果適嵩山時浚寺東古
井得一石碣上鐫古篆云若要此山興除非
天下清迥然超物外水到碧渠成與國
號及果名號符合遂決志鳩工復興此寺

留雲洞 俗稱仙人洞

泠泠泉 在留雲洞下今湮

杪擺林 在山左麓密陰蒼翠有屋數楹名朝陽菴不知圯于何時 國朝康熙間寺僧

梅里志

卷二

海素 重建

蒼荀林 在寺左茂林中

來月軒 在寺中

聽松堂 即今禪堂

紫芝室 以庭產瑞芝而名

流翠軒 在寺北山麓間高爽空曠攬一山之勝

白鷺池 在寺門外

望湖亭 在山巔登之可遙望湖光今圯

府判陳應龍墓 在山麓

楊長史祠

明庚戌進士楊文官壽王府長史著四書臆說周易補微書補釋卸虛集

處士蔡立墓

在山南麓立子黻於明景泰間出粟賑饑特賜冠帶孫頊妻陳節婦

俱附葬

訓導沈烈墓

在山西麓烈本姓趙氏康熙丁巳歲貢官婺源訓導著有麟經粹旨

奚山在嵩山西北里許亦突起平地俗呼諧山或

名晶山高可十餘丈周里許上有石壁

觀音菴

在山之東塢

奈山在奚山西里許一名塗山高數丈圓正如釜

明副使華金墓

在山之陽明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天津副使

梅里志

卷二

八

明指揮使蔡孚墓

在山之南孚子承事郎振祔葬今名皇華坟

白檐山直梅里之北與奈山若斷若續俱在平壤

中山出青石

朱文公祠

在山下公裔自宋季來居於此明永樂間乃建今祠

膠山在皇山西北十餘里相傳膠鬲曾流寓於此

而名與惠山東西對峙至其寺門向背比較不

失尺寸山高百餘仞周九里上有獸蹄痕俗稱

金牛跡舊產薯蕷充貢今革

王僧達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周二百步僧達瑯琊人宋孝武帝時為

右僕射遷中書令終義興太守

蕭侍郎宅

一名蕭莊梁太清初捨為佛寺錫山志侍郎墓即在寺門舊志失其名

膠山教寺

寺址即蕭侍郎故宅踞山北向建於梁太清初名彌勒寺隋大業中重建唐咸通中改依東峯與惠山相望宋至道中賜額興化建炎間李忠定公請奉先祀改賜崇親報德禪院明洪武初僧演仍請賜額膠山寺寺內舊有上方環翠聽松分翠等軒盡收山泉原野諸勝

李忠定公綱祠

李忠定公綱祠

在膠山寺宋紹興初建邑人陸永思捐田七畝以供祭祀後廢明正德中里人安國捐資重構又捐田十三畝合為二十畝歲奉蒸嘗邵文莊公為之記并作歌以祀公

梅里志

卷二

竇乳泉

先在膠山寺之背後寺改依東峯泉居左廡之南歲久弗治淪塞湫溢宋建炎

二年尚書郎閩中翁挺捐錢十萬治之坎山丈餘得泉眼嵌竇間泉益清駛乃琢石為池

廣袤四尺深三尺以蓄泉上結字庇之榜曰蒙齋池之北瀉為伏流五丈有奇跨流為屋

四楹設扉啓閉之至明又圮宏治中安國復浚之作亭於其上其左則有湛然講堂東泉

書院翠屏閣而寺益增麗焉又有游硯泉以蕭侍郎滌硯而名今為鄉飲賓錢應禧墓

靈鈞菴

在膠山明正德中建舊有靈鈞泉因名

安家墳前

明安國子如山嘉靖己丑進士官雲南僉事有宦望孫希范萬曆丙戌進

士官吏部主事以直諫削籍歸東林講學天啓初贈光祿少卿

南林

去山二里許清流環繞綠陰蔽日後有池可數十畝汪洋蓊鬱山林藪澤之趣兼而

之有

西林

在山之南贈員外郎安國園也國素饒于資嘉靖中歲旱民饑國發粟千鍾計口就

食卽計口程功日役千人緣山鑿池不數月池成廣數百畝淡數丈溉田種魚兼收菱芡荷菱之利中留二墩題曰金焦分勝已復繞堤藝樹因山蓋亭再傳至紹芳益加丹雘日與名流觴咏其間釐而別之為三十二景景各有詩弇州王世貞復約其景中之尤勝者得二十凡麗于山事者五麗于水事者十有二兼所麗者三曰蘭巖膠之縱橫巖也大國之香滋焉曰風弦障高坪直上接于膠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調調刀刀鳴也曰遁谷降膠而凹却入水淡嘉處也曰晨光塢以左小缺得岫夷候獨早曰纖纖泉最冽而甘是山事也曰鏡潭纖纖之所滙也皎而澄可以燭須麋曰島嶼水中大洲羣鳧鷺屬至而

梅里志

卷二

十

族焉曰上島嶼之右別洲也曰中洲嶼之輔洲也曰蕭閣卜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卜於島竹木藂之曰景榭緣潭而立得月則水中樓閣皆可頰而有也一葦渡以渡島嶼名夕霽亭以晞髮于頰陽名素波亭渡口縮也息磯可憇而息醉石可藉而醉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虛籟堂以遲賓者也椒庭廣除也爽臺踞椒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盡麗山水而山水之致襲焉故曰兼所麗也

鳳凰山卽膠山之西峯也傍小山有甌匱插旗之

名

王越祖墓

在山下

雞籠山在鳳凰山西以形似名

龍腿山又在雞籠西其麓皆相接

堠山一作緱山俗呼吼山南去至德廟十餘里又
名七雲山不峯不巒突起平地高逾七十丈周
七里登其巔則虞山在望矣南徐記堠山北有
白石硯

真武殿

自麓至頂凡三殿鄉人每於三月十八日進香賽會累千萬人又有大士菴明

嘉隆間香火亦盛今廢

西園

處士錢華所創華明宏治間人與華津錢榮同里時號錫山三德士華不仕號西園

處士後其族錢季子妻鄒氏年二十二遇倭死節

梅里志

卷二

附見

虞山在常熟縣治西北一名海虞或云海嶠又

名烏目山去皇山東北七十里仲雍墓在焉越

絕書巫咸所居又虞仲隱於此故名山巔有真

武殿望海亭其後有仙人洞東有桃源洞西北

為拂水岩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劍石又有三

沓石與石城石門諸峯錯峙又有齊女峯相傳

為齊景公女葬處下有石壇又西則寶岩灣其

北六里為破山

附見

安陽山在無錫縣西北五十一里平地拔起圓

峻而銳上一號文筆峰高百二十仞周一十八里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少子贄爲安陽侯卽此地至今山下有贄墓一云山在陽湖上故名南徐記此山石堪作噐江東數州皆藉之上有龍湫廣袤三丈歲旱禱之常驗山有觀音巖其南麓有翠微院長廊邃宇爲鄉名利其左龍王祠卽贄也山石始采於漢大夫陸端至今取之不竭然其洞穴多由取石而成舊稱三十六洞今可知者五有九門張公甘草清水容春之名正

梅里志

卷二

十三

嘉以後山凡三崩矣

見附柯山在舜山之西太縣西北二十里兩峯相望土人合名之曰舜柯山風土記吳仲雍六世孫柯相之所治也

見附閩江山以伍員築闔閭城於此故江以閩名山與地卽以閩江名夫差殺子胥盛以鴟夸革浮之江中卽此地其西爲胥山伍員廟在焉今環山前後左右皆泰伯之裔居之

泰伯瀆西枕運河東連蠡湖而梅里當其中長八

十七里廣十二丈起自無錫縣東南五里許歷景雲泰伯梅里垂慶延祥五鄉入長洲界相傳泰伯所開蓋農田灌溉之通渠亦蘇錫往來之逕道也唐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簡常濬導之改稱孟瀆然民間有口但云伯瀆不聞孟瀆也錫山志云泰伯瀆運河之支也於清寧橋南入口有橋跨其上名伯瀆橋東行不半里有湧蓮菴菴北爲保安教寺寺固古刹菴亦百有餘年矣東行過驢橋至學士橋橋爲前明華察所建

改以官名冷瀆合東亭諸水自北來會截流而南爲十字口出王莊港以達運河又東行歷羊橋倪士良橋其支者爲鄒莊河又東行過坊前橋東亭諸水分流出牙橋來會又東行東亭諸水分流出紅橋來會又東行鴨城諸水分流出許巷橋來會又東行過蘇團橋其支者爲香涇河南出周涇亦達於運河又東行過破塘橋又東行爲梅村河逕泰伯廟之北梅村橋跨其上其支者爲梅花浜又東行爲犁尖河而鴨城諸

水東行歷東西蠡橋來者出犁尖橋亦會焉其
流頗大其支者爲安樂浜又東行過毛塘橋至
分流口岐而爲二有分水龍王廟在焉一支合
走馬塘河之水東流爲張塘河逕皇山之南又
東過張塘橋分爲小張塘河又東入蘇舍蕩而
小張塘河稍南行轉東者復折而北來合焉又
東過蘇舍橋經沉蘇蕩口又東過福華橋楊巷
橋其支者南行爲灣涇河注於青蕩又東行至
新橋入鷺湖其支者於新橋之西北行徑蕩口

鎮繞出東沙涇水月菴之東而入於鷺湖自福
華橋以東東沙涇以西夾岸居民千有餘家華
氏居十之七八世稱蕩口華氏爲巨族也一支
自分流口東南行過北宅浜又東南抵馬橋其
支者逕小馬橋而南出顧墅橋入蠡河又支者
北行爲跨丈涇達張塘河又東南至廟菴橋有
祈福菴左爲春申廟里人賽社處也而橋亦以
此名矣又東南分爲九曲河又東南歷胡堰橋
磚橋過楊巷蕩轉而南爲坊橋又南至渡橋口

南爲長洲界西接三歎蕩東入蠡湖

保安教寺 在景雲鄉去伯瀆半里許創於梁太

明洪武嘉靖間相繼修葺有天王大雄穢跡諸殿有禪堂七佛閣閣爲華珂鳴所建禪堂圯國朝康熙間寺僧明瑜重建其地多修篁古木山門流水縈洞邵文莊公嘗作東林書院於其後

湧蓮菴 在保安寺前明崇禎中建

至德祠 詳見祠墓祠後有真武殿關聖殿左爲三讓堂右爲採芝堂道士居之奉祠香火

唐平章事李紳墓 紳父悟官晉陵令因家于錫

梅里志 卷二 五

關壯繆廟 在犁尖橋之東右爲申明亭蔡士祿建

明處士蔡濟墓 在下

明布政華昶墓 在延祥鄉

祈福菴 在垂慶鄉俗名廟菴宋元祐中圓照禪師乞歸山建圓照世傳爲第十七尊者

管羅漢是也按神僧傳圓照諱宗本姓管氏無錫人有神術善顯化宋元豐中驛召入朝命住慧林寺賜紫號淨照禪師菴中有神像碑記

普明菴 在延祥鄉元至正中

旌節坊 在磚橋爲王希裕妻呂氏建氏二十六

年有司聞於 朝 詔旌

南興塘自縣治東北運河分流曲折行爲轉水河
逕老人關又東北行至對溝渡東行至尤村渡
其支者南行入冷瀆又東歷新塘橋分而南爲
東亭河祇陀寺在其北又東行至鴨城逕花園
浜口分爲二支一支東北行過石埭橋楊婆圩
諸水自北來會繞垓山之陽東行至九里橋其
支者東北行經安家墳前又東行分而南爲奚
山浜又東行爲西安橋中安橋至太平橋分而
南爲走馬塘又東行至關橋分而南爲徐冲橋

河又東行過關橋安家墳前之水折而南復來
合焉歷大成橋入宛山蕩宛山峙其東北距虞
山五十餘里爲常熟界一支自花園浜口東行
過茅道橋分而南過新橋東亭之水出高阡橋
自西來合又南行出許巷橋入伯瀆河又東行
過張公橋又分而南逕灣橋出破塘亦入伯瀆
河又東行逕西蠡橋直至德廟之北又東行過
東蠡橋至犁尖台下庄橋河會於伯瀆河

尤圖

元尤居敬居此鑿池獲金悉施窮者民德
之稱其地爲尤圖溪上有渡亦以尤名

祇陀講寺

在新塘北梁大同間邑人王建施宅為寺隋廢唐上元乾符間相繼修復

賜名崇教禪院元廢明洪武初重建仍改今名寺有聽松軒倪瓚有詩詠其跡

雲林草堂

元處士倪瓚字元鎮世居祇陀里多喬木建堂名雲林因以自號堂前植

碧梧列奇石堂中設古玉器尊彝法書名畫堂後建清閟閣朱陽館

清閟閣

瓚有潔癖閣前梧石日令人洗拭秋風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客非

楊維禎張雨諸人不得入有外國使臣過此以沈香百觔為贄求見瓚辭不得入凡三至

乃密令童子啓雲林堂登焉歎賞久之求一至清閟閣童子不可乃投香望閣再拜而出

又稱倪迂善畫媿古錄定為逸品按祇陀與鴻山相距十餘里東西相望雲林之清高

殆與伯鸞後先輝映乎

梅里志

卷二

東亭河南與塘之支分流南行為東亭尋分為二

跨以東西二橋復合為一俗呼為龍舌尖也又

南行分流而東至張富橋高阡橋折而南新橋

河分南與塘之水自北來合出許巷橋入伯瀆

河又南行分流而東折而南過羅圻橋繞堠陽

倪氏之居折而北稍東折而南出紅橋入伯瀆

河又南行分流而東為港西河稍南折而東過

石塘橋折而南至打狗橋出牙橋入伯瀆河又

南行冷瀆自西來合過江溪橋逕楊氏之居楊

氏倪氏皆邑之著姓也又南行出學士橋入於

伯瀆河

東亭鎮

古名隆亭

金粟嶺

在東亭明學士華察所築園亭今為倪氏別業

宋承事郎華智墓

在隆亭東

宋將仕郎華銓墓

在隆亭西

元監稅華友聞墓

在厚本菴

子處士璞墓

在冷邨

璞子

都事鉉墓

在羅村壽山鉉妻陳氏守節元至正二年詔旌貞節夫人並葬於此

埃陽

倪氏自祇陀析居於此明徵仕郎埕季友行義著聞於時高忠憲為之立傳又諸生

梅里志

卷二

六

坊著尚書講義爾耀妻嵇氏爾燦妻吳氏俱以節孝著嵇婢許氏感其貞義終身不嫁

明迪功郎倪宗實墓

在冷村西為埃陽坊前倪氏始遷祖

楊氏宗祠

奚山浜南與塘之支分流南行進湖口橋南行過

岳聖公橋繞奚山西麓又南行過莊家橋又南

行出新橋稍折而東繞蔡氏之居又南行過朱

松橋下庄橋合東西蠡橋之水出犁尖橋入於

伯瀆河

元承事郎蔡希逸墓

在白水潭希逸自洞庭遷居板村為蔡氏始遷祖

元處士蔡純墓在北純孫偉卿墓在胥偉卿子

士魁墓在眉公潭子儒林郎能銓耐葬

宗教學堂在板村明指揮蔡孚事陳節母五十餘年以孝聞與弟濟終身不拆產築

此堂以收族人不能力學者教之

吳氏墓在石家堰今子姓居郡之洗馬橋科甲甚盛

明處士蔡方墓在北查東原方妻吳氏以節著孫元亨官廉州上疏於朝乞旌

走馬塘南興塘之支分流南行入塘西橋經石室

山之西嵩山之東分流而東過孫家橋又東過

王家橋又東過桑園橋注於八千蕩又南行經

梅里志 卷二 十九

鴻山之西過唐家橋西城橋又南行出外庄橋

入張塘河

東庄司馬氏世居

彭祖墩鴻山楊氏祖墓

徐冲橋河南興塘之支分流南行入徐冲橋又南

行過應龍橋鯽魚橋注八千蕩八千之水東行

者過曹墓塘橋注于謝埭蕩南行者過趙家東

橋又南行分流而東繞圓通之南經蕩口鎮注

於鷺湖又南行過斷塘橋劉團橋注于蘇舍蕩

圓通禪寺

在延祥鄉唐乾元初建本名乾元或云里張氏之宅施爲浮圖咸通中重

建宋景祐中賜額明永樂正德間重修

西莊

蕩口華氏析居於此國初諸生華亥楨妻金氏年十九而孀撫七月孤振先成立

運河自京口而來下達蘇杭縣亘八百餘里南北往來之孔道也流逕縣南五里出清寧橋下塘爲伯瀆口蓋縣南之驛置於西岸爲上塘故東岸爲下塘也過伯瀆口東南行上塘爲曹王涇口下塘爲十字港口又東南行上塘爲謝家橋口又東南行爲小白龍涇口下塘爲周涇口又

梅里志

卷二

三

東南行上塘爲大白龍涇口下塘爲宅基浜口又東南行爲泉瀆又東南行爲聖瀆又東南行出龍滙橋爲蠡河上塘爲通湖橋卽望亭驛有望亭巡檢司在焉輿地志望亭舊名御亭三國吳大帝所立晉顧颺監晉陵軍進討賊將張健築壘於此隋開皇間始置驛唐李襲譽始易今名錫山驛至此五十里蓋蘇常兩郡之交界也下塘諸水皆通伯瀆上塘諸水並注太湖河蓋左並伯瀆右瞰太湖汪洋於平野中而東南注

太常卿蔡亨墓

在周涇口亨於正德間事世宗潛邸後拜光祿少卿尋遷太常

御賜祭葬俗傳為蔡皇親墳

莫城

元至正末莫天祐據無錫為張士誠聲援明太祖攻姑蘇天祐跨運河設水關又沿

蠡河南岸築土城拒守今遺址猶存俗呼蠡河烽

蠡河運河之支自柵口東行曹宅橋之水自北來

合又東行過曹家渡楊家渡顧市橋之水自北

來合又東行過阿奶渡星橋渡二渡今俱建石

橋行者無褻涉之苦又東行逕三嘆蕩相傳西

子自沉於此范蠡望之而三嘆焉又東行出蠡

梅里志

卷二

三

口合楊巷蕩之水注於曹湖

泗洲教寺

在三嘆蕩之北宋嘉定中建德祐中毀於兵元至大間復建尋廢明洪武

中修復隆慶中邑人華察重修火萬厯中重建

曹家渡

在望亭明嘉靖己丑進士曹察世居於此官至汀州知府又曹荃登崇禎戊辰

進士官至泉州知府俱有政聲

聖瀆分運河之水東行過十房橋安橋之水自西

北來會又東行唐庄之水自北來會又東行為

南河又東行錢家橋之水自北來亂流而過逕

胡匠橋出曹宅橋注於蠡河又東行為柘社河

又東行馬橋河之水自北來亂流而過出顧市橋亦注於蠡河又東行過祥里橋周打鼓橋出徐塘橋入於三嘆蕩

善慶菴 在唐庄橋東宋咸淳中建

福慧禪院 在周打鼓橋里鄒氏建

西宅 鄒氏世居明萬厯甲戌進士鄒迪光官至湖廣提學副子德基尤工書法

柘社 吳氏世居明宏治間自閩江分此國朝有明經吳士達著西堂草通鑑纂要

鄒庄河在坊前西分伯瀆之水南行進魏家浜又南行過鄒庄而金家橋浜馬村浜各分伯瀆之

梅里志 卷二 三

水西南行來合焉又西南行繞高巷後又南行過青石橋折而西過藕蕩橋折而南過莫家橋注於周涇

香涇河在破塘西分伯瀆之水南行折而東又折而南周涇分運河之水自西來會又南行過帖思橋折而西南行遶子鷺墩又轉東南行宅基浜分運河之水自西來會過安橋泉瀆分運河之水過下水涇橋自西來會注於聖瀆

侍郎費德宏墓 在景雲鄉泉瀆里

宅基

周氏世居明周後以孝友聞子淑孫四人懷忠尤至孝今邑周氏登科入仕者皆後也之裔

朱孝子坊

在宅基

梅花浜在至德廟東分伯瀆之水東南行里許安

樂浜之水從犁尖河口分伯瀆之水南行來會

過金梁橋南行數里分流而東合顧閔橋河又

南行過唐庄注於聖瀆

北宅浜在分水龍王廟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過

成家橋至壩頭折而西復折而南逕薛店之西

梅里志

卷二

三

過顧閔橋竹橋而梅花浜之水來會合流而南

接於聖瀆其東行者自竹橋分流過何店橋錢

家橋又分而南合於南河金娥墩在水之曲又

東行至雙板橋而合於馬橋河今雙板橋前後

數里吳氏聚居者甚盛或自閩江來遷或自吳

郡來遷皆伯裔也

薛店

楊龜山先生後裔世居於此康熙間楊錦妻錢氏年十九夫死守節至八十餘歲而

卒縣獎

未旌

壩頭

黃氏世居

國朝庠生黃恒妻華氏少寡守節撫孤成立憲獎曰節茂松筠

金娥墩

相傳古妃子墓中有隧道士人偶得壙磚有唐皇寶應四字今鄒氏聚族居此

馬橋浜在北宅浜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過小馬

橋又南行過楊墓橋世家橋橋之西漚上為楊

氏世居故二橋因此而名又南行分流而東過

後陽橋注九曲河又南行至雙板橋而錢家橋

之水自西來會又南行合柘社河之水出顧市

橋入於蠡河

明處士錢謙墓

在小馬橋之南謙居垂慶鄉為馬橋錢氏始祖

旌節坊

在馬橋為明崇禎癸未進士錢爾登妻薛氏建國朝康熙癸酉年旌又其

梅里志

卷二

二

族鼎鉉妻過氏年二十四歸錢明年夫死氏苦節四十年未經旌獎錢玟為立傳玟長邑

廩生深于理學著有求志居文集弄丸間詠古易經禮記讀又世芳妻陳氏年二十八而

寡苦節四十五年卒亦未旌

漚上

楊氏世居崇禎庚午解元楊廷樞操選政主盟風雅晚居吳門遭兵亂死節

鍾美堂

在雙板橋南明嘉萬間吳憲之善古隸兼工真草有鍾美堂帖行世

商太師菴

在雙板橋南

九曲河在祈福菴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小馬橋

河之支東行者逕祈福菴之南來會折而東行

繞出胡村之北過外郎橋逕報福菴之南曲折

行其支者東復合於伯瀆河又南行過長橋折而東行其支者東北出楊巷蕩東行者折而南雙板橋之支東行者逕後陽橋唐明橋來會瀦爲浚淵中有轉水墩宋丘丞相墓在其西明鄒氏祖墓在其東南九曲橋跨其東北里人云水凡十八曲橋居其中前後各九曲故名也水分五汊一自北來一自唐明橋來一西南行不甚遠而止一過九曲橋東行貫壽山里出楊巷蕩一曲折東南行過建安橋又分爲二一南出三

梅里志

卷二

五

嘆蕩一東南出坊橋自祈福抵坊橋首尾不過十里而舟行其中者倍之且支港穿錯不可數計境中之水委宛無過於此矣

報福菴

在垂慶鄉俗名胡堰菴背負伯瀆九曲河繞其前宋建炎中建

胡村

曹氏世居康熙間曹澄源聘里進士華振鷺之女未婚而卒女赴喪撫屍大哭屍亦

流洟卽捧主結禱守貞
二十四年卒崇祀惠山

宋丞相丘密卿墓

俗名丘壑

明鄒望墓

在九曲橋望固饒于資而好施予每秋日割牛召佃穀登與爲期約款則

舉而捐之

壽山里

鄒氏世居順治間鄒侗妻徐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六歲送之就塾遂抱石

沈淵死後與同族萬程妻華氏朝棟妻唐氏同祀貞節祠

建安里

李忠定公冢孫士榮妻鄒氏二十六歲而寡守節未旌

小張塘河即嘯傲涇相傳梁鴻嘯傲於此因名自

張塘河分流南行不半里馬橋河之水分流東

北行過錢家橋來會焉折而東行不半里岐而

為二一折而北入蘇舍蕩還伯瀆之舊涇一南

行不半里分流東出青石皮橋入青蕩其南

者不半里又分流東出葛家橋亦入於青蕩其

梅里志

卷二

三

南行者折而西過大通橋廟菴河之水分流涇

朱芳橋東來會焉又南行過葉倉橋折而東至

丁公橋又分流東行過薛司娘橋入青蕩其南

行者過南錢橋達於磚橋河河南有王節婦坊

明處士錢國耀墓

在嘯傲涇

李氏宗祠

在嘯傲涇李國綱本江陰忠毅公應昇之族國初來遷其孫崧能詩善

畫妻薛瓊亦能詩工蘭竹偕隱於此著有芥軒綠窓絳雪諸詩

灣涇河在楊巷橋之東伯瀆水洩入青蕩之道也

青蕩在鷺湖之西納西南北三面之水匯為巨

浸淵渟靜深幾與鷺湖爭勝而清冽過之以德受名青或清之譌矣其東逕椿桂山出延祥湖橋通鷺湖其南注駱漚橋出狄澤橋通楊巷蕩溉田數千餘畝濱湖之民無嘆乾之患

處士華興叔墓

在茅蔣圩從水中封起今名椿桂山古樹鬱然形家謂爲奇穴

宛山蕩在宛山之陽常錫兩邑分界處也受南興塘諸水潴而爲湖東南行爲陸家蕩爲東出常熟之道南行出謝埭橋合八千蕩諸水滙爲謝埭蕩邑滕氏世居之又南入於鷺湖

梅里志

卷二

七

鷺湖一名濠湖在延祥鄉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北受謝埭八千諸水西接伯瀆諸水滙成巨浸多魚蝦菱芡之利俗謂之鷺肫蕩語云鷺肫蕩裏種雞頭雞頭卽芡也與青蕩止隔一塍港汊穿錯波流灌注蕩口鎮界其中故又有東西蕩之稱焉湖之北爲甘露鎮鎮有甘露寺相傳蔡經故里今南有蔡灣北有蔡橋其遺跡也伯瀆入湖之處爲新橋口有新橋跨其上舊有望月樓三公祠故迹久湮今改爲衍慶道院三公祠附

入焉院有太乙宮闕壯繆殿又東有陳烈帝新廟碧瓦朱甍掩映於層波叢薄間爲湖上游觀之勝

蕩口鎮相傳爲孝子丁蘭故里南有丁公橋其遺跡也元末華宗韓奉父幼武避亂居

此幼武以孝聞所著有黃楊集宗韓耕田讀書輯冠婚喪祭之禮可通行于士庶者名慮

得集明洪武中累徵不就爲鷺湖華氏始遷祖厥後天啓壬戌進士華允誠官吏部員外

郎上言時政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奪俸乞養歸杜門讀易國朝順治五年以不願薙髮

死江寧市姪孫尙濂亦狗焉兄允謀允誼俱深於理學並祀東林

三公祠在新橋祀巡按御史孫慎督糧叅政翁大立無錫知縣王其勤三公於嘉靖中

梅里志

卷二

三

立法清田覈出無糧之田一十六萬畝刻去無田之糧七千餘石大有功德于民故華察

爲之立祠歲久像湮康熙間里人華瀾重塑

旌節坊在蕩口鎮爲華源妻樓氏建又華夢旭妻胡氏華茂才妻胡氏俱以節受旌華

瑀妻馬節婦崇祀惠山

嘉遁園明學士華察所創察嘉靖丙戌進士官至侍讀學士著有巖居稿行世

正心道院舊名心菴在孫家橋明太倉諸生呂毳建申酉之際毳隱居于此死後吳

江馬珏於天台遇之時人以為得仙子守璞年十七亦棄家入道今其菴改建于新橋

文星閣在新橋之北康熙五十年間華謙益募建每朔望里之能文者會課於此

水月菴在東沙涇明萬歷中建

甘露鎮舊為蔡經宅元末莫天祐於此築土城設水關以拒吳今其地曰城南又有寨

裏菴相傳即天祐立寨處

甘露寺唐乾符中建宋太平興國中改賜名廣濟院明洪武中重建仍名甘露寺萬曆

中重修

隋司徒廟在甘露鎮司徒姓陳諱杲仁隋義寧中剪東陽賊拜大司徒死後成神屢

見靈異南唐保大二年封武烈帝宋宣和間加封孚佑真君

馬氏故宅明馬世奇崇禎辛未進士官至諭德殉甲申難本朝賜謚文肅

悟真道院俗呼聖堂明虞山相巖訥題院額

曹湖一名蠡湖在秦伯鄉東西十二里南北六里

梅里志 卷二 三

寰宇記蠡瀆范蠡伐吳所開今曹王涇南有蠡瀆

近是唐書地理志元和八年孟簡開秦伯瀆

并導蠡湖故秦伯瀆一名孟瀆蠡湖亦名孟湖

今鷺湖之支南行爲界涇爲長錫兩邑之分界

又南行入曹湖爲長洲之境

集福菴在垂慶鄉界涇宋紹興初建明永樂間姚少師廣孝以其族弟道正居此爲修

其殿宇有賜敕

祠墓

至德祠即秦伯廟宋哲宗元祐七年詔吳秦伯廟

以至德爲額今

天子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駐驛蘇州

御書至德無名四字楹之蘇城太伯廟中而太伯故

都在錫廟亦當以在錫者爲主舊廟在縣東南

梅里平墟

明一統志在太伯瀆側太伯開瀆以備旱潦百姓利之爲立廟明洪

武十年別建於城內婁巷以便祀事宏治十三年知縣姜文魁以廟貌弗稱乃募里之尙義者得蔡孚蔡濟仍卽梅里舊址重構殿寢門堂規

梅里志

卷二

三

制有加於昔有司春秋致祭婁巷廟祀寢衰正

德十二年同知范澤修婁巷廟

萬曆末知縣劉五緯重修嗣

後歲祭鄉城無定萬曆二十四年里人倪理捐

貲重葺梅里廟又天啟間知縣吳大朴重修

國朝康熙初知縣吳興祚兼二廟修之因援舊例

請免梅里廟祀田糧稅而梅里廟於三十年蔡

孚之六世孫鶴齡復加修葺三十九年知縣李

繼善復報陞科遂無以供埽除之役廟日荒蕪

道士朱文瓚呂元德與鶴齡再加修葺至五十

七年存禮援舊例復飭縣免糧庶幾永爲遵行
用資廟祀

附見

蘇州至德廟在吳縣閶門內漢永興二年太守
糜豹建於閶門外雁宕邨南

或云韓整守吳所剏

宋元嘉

中劉損爲郡修葺朱梁乾化間吳越錢氏徙置
于此宋元祐六年知州黃履奏改今額乾道初
知府沈度重修淳祐六年提刑潘凱增繪仲雍
季札二像佑享明宣德五年知府況鍾成化中
巡按張淮嘉靖中巡按陳瑞萬曆中巡按甘士

梅里志

卷二

三

价知府石岷玉巡鹽胡繼升先後修葺崇禎二
年知府史應選修南尚寶卿吳爾成出貲成之
後圯今康熙二十四年巡撫湯斌重修汪琬有
記四十四年

上賜至德無名額五十八年存禮廓而新之并記立
石

季子廟毘陵志按山謙之丹陽志云南廟在晉
陵東郭外北廟在武進博落城西廟在潤州曲
阿宋崇寧間郡守朱彥嘗訪祠廟辨曲阿延陵

之非古以京口廟食獨盛賜額嘉賢封昭德侯
而吾州之祠有三一在郡學講堂東偏淳熙間
郡守張孝賁建一在通吳門鐵冶巷卽東一在
天慶觀東今太平橋東者是也晉陵令趙彥櫛建藥水心
記元天曆己巳總管移刺迪重建壬辰燬于兵
惟存二碑明洪武初詔去封號題木主曰吳延
陵季子之神七年知府孫用別建廟于雙桂坊
正統八年知府莫愚重建摹刻十字碑于石
泰伯墓在鴻山塚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俗名

梅里志

卷二

三

吳王墩吳越春秋泰伯卒葬於梅里平墟南徐
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卽
今鴻山也劉昭後漢書注皇覽言吳王太伯冢
在吳縣北梅里聚太城十里誤也昭案無錫縣
東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太墓十里有舊
宅井猶存蠡湖野史記略云泰伯葬地在皇山
後梁鴻卜居其下因改鴻山考南徐記泰伯宅
東九里有皇山劉昭亦云縣東皇山有泰伯冢
則泰伯葬于山下無疑者王文恪未及細核乃

云板邨之內有丘隆然卽認爲秦伯之故封又云秦伯之墓不於山於平地失其據矣○錫志

云塚墓記謂秦伯墓在會稽吳縣海北里聚疑卽

皇覽所云吳縣北梅里聚也 太城一十里雖秦漢時吳地本

屬會稽而云太吳城十里爲不合梅里平墟要

是秦伯始基之地故當以南徐所載爲是明宏

治中邑紳楊文謀于郡守連公盛建亭墓前亭

漸圯天啓間邑諸生蔡璋華懋悌浦光騰等募

貲修葺邑紳華允誠立石表墓高忠憲攀龍記

梅里志

卷二

其碑陰

國朝康熙甲寅諸生許廷銓蔡鶴齡浦受洙馬宏

敷等呈請知縣吳興祚兼募里中捐貲修葺

見附 仲雍墓在常熟縣西北一里虞鄉虞山之陽吳

地記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名勝

志越絕書云虞山商臣巫咸所居則吳越時已

有虞山矣或云虞仲葬此得名明一統志梁昭明太子作虞山

招云望仲雍之高墳

見附 季子墓在無錫縣東北江陰縣暨陽鄉暨陽門

外三十里申港之側申港一名申浦〔毗陵志〕公子札墓

在縣北七十里申港明一統志亦云在江陰縣

申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通典註〕晉陵申浦有

季子墓唐開元三十五年命殷仲容摹刻孔子

所書十字碑以傳其大徑尺體勢奇偉大歷中

蕭定又刊于石今存者宋崇寧二年知常州府

事朱彥所立也文曰

於床司以思騰風以止昔所

梅里志

卷二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為孔子所書據

張從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

容摹榻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

至大歷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摹失其

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

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踪

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

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

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廬陵歐陽修書見郡志

見附

安陽侯贊墓在無錫縣西四十五里安陽山風
土記武王封周章少子贊於無錫為安陽侯卒
葬此山因以得名○周章墓亦在常熟虞山○
王僚墓在岸嶠山明一統志蘇州府城西南一
十五里又名獅子山吳地記云王僚葬此○闔
廬墓越絕書在吳縣闔門外名曰虎丘桐棺三
重瀕池六尺黃金珍玉為鳧雁扁諸盤郢魚腸
之劍在焉名山志云葬之三日金精上為白虎
踞墳故名○夫差塚名勝志在陽山西北十里

梅里志

卷二

三五

徐侯山

一名卑猶
一名餘杭

越絕書夫差塚在猶亭西吳

越春秋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
歷朝崇祀褒典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命吳郡守糜豹監修泰伯
墓道瑩域宏以門廡周以垣墉祀以王爵給二
十戶充至德廟灑掃豹另加三十戶另給五十
戶守衛王墓

十月泰伯四十一世孫灌陽侯吳如勝進泰伯
世系帝覽之贊曰賢哉吳泰伯慶澤彌流長因

命其子允承爲奉祀侯今錄其制於左
制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纘
先傳勉自存養者誰克承之爾吳允承鍾海岳
之精英備文質之純懿契梅里之真源挺延陵
之特秀宜膺簡命益亢名宗茲值爾父灌陽侯
吳如勝以世系進覽太尉黃瓊等議爾爲泰伯
廟主祀因錫爾爲奉祀侯永主廟祀賁之勅命
庶國範有加世模克承乃有光於社稷欽哉爾
命

梅里志

卷二

三

永興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晉肅宗大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
冕服御製至德碑于墓前建祀殿於瑩城南三
十步賜祭器樂器一壇太守殷師領焉添差廟
戶祇應五十人立二十四戟於殿門尋封泰伯
四十九世孫吳臯孟爲昭衍公賜田百頃永充
廟祀典禮今錄其制于左

制曰古先法天字民德盛明聖自羲農以至文
武孰有加焉後之有天下者莫不尊其諡號官

其子孫蓋所以隆德而象賢也朕自臨御之初已尊祀秦伯以王爵爾吳臯孟乃秦伯太宗是紹宜錫異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昭衍公其祇承嘉命用迓壽康恢光其祖庶式後人欽哉爾誥

大寧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宋武帝永初元年三月勅祀秦伯以太牢降御贊勒石於廟庭復給守衛二十戶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門殿遣禮部尚書兼御史韓太冲祀秦伯以太牢賜金爐香盒花瓶及祭噐一壇永供奉祀建御賜祭噐庫於殿之左藏賜一百戶充享田

十五年復賜秦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千頃永充廟祀遣著作郎童顯祀以太牢兼賜金帛今錄其勅於左

勅曰爾始祖秦伯之德仲尼稱之至矣筆於魯論垂之千古漢晉尊崇祀典益以田畝不亦厚乎近得爾作駙馬則尊尙之典宜愈隆而無替

茲特以吳長兩縣苗田千頃用充廟祀迺表朕
忱爾子孫永遠承之爰命中書行符會知可也
貞觀十五年三月七日

御製頒下冕服式

手執鎮圭九旒冕

旒以青
琪爲主

犀簪導青纒充耳衮

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標襪裙革帶鈞盤大
帶蔽膝玉裝劔玉珮暈錦綬間施二玉環白鞮
朱履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勅命知平軍州朝散大夫

梅里志

卷二

三

左中允梁周翰祀太伯太牢兼賜金帛祝文

三年三月賜墓傷苗田二百二十三畝俱令歲
收供墓祭祀行下官吏不許侵蝕

仁宗天聖中敕賜繞墓苗田一百畝仰華真二戶
畊種歲收併入墓倉貯用

景祐四年遣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祭三讓王
吳太伯兼賜金帛祝文

宋哲宗元祐七年詔吳泰伯以至德爲額遣官致
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徽宗崇寧初進封王

元成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泰伯於姑蘇至德廟兼賜金帛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遣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祭三讓王吳泰伯

明洪武二年改封吳泰伯之神春秋祀之祝文曰三讓至德民無可稱周基八百由斯而成

宋武帝御製三讓王讚

永初元年三月

維王三讓遂成文武古公廼親后稷其祖立國東吳載論中魯日月光華乾坤心腑亂嗣彌昌

梅里志

卷二

三

慶流宏溥我敬讚詞用昭千古

宋武帝御製恭孝王仲雍讚

維王恭孝繼以三辭協承先志丕闡周基無思無爲不識不知清而弗污權而適宜心同道合德與仁齊流風餘韻萬世仰斯

宋武帝御製延陵王季子讚

維王延陵全義讓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觀風審音挂劍肅心懷哉高風無古無今

按吳越春秋泰伯傳作吳王泰伯夫泰伯不

從太王翦商之志與仲雍采藥荆蠻豈必加
之王號至季札棄室而逃其心一秦伯仲雍
之心也稱王皆有未安宋武之讚亦出自追
崇之意耳韋昭云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
吳秦伯吳越春秋越絕書亦云武王封秦伯
于吳國語吳王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晉令
董褐復命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周禮伯執躬圭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
曰秦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長子

故曰秦伯稱仲雍季厯皆以字配名則伯亦
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據此則秦
伯之爵非武王所封明矣武王所封自克殷
以後求秦伯後封周章爲諸侯始周章少子
贇繼封安陽侯自周章十三傳至壽夢吳始
大稱王獨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春秋
諸國興廢考吳姬姓子爵武王封周章子吳
爲吳子或云吳子
乃春秋之書法恐非本爵也按穀梁傳吳子
使札來聘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
進之
也
出自周太王長子秦伯與弟仲雍避少

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太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秦伯秦伯卒仲雍嗣立十四世至壽夢按史記世系仲雍至壽夢傳十而吳始大稱王當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其後闔閭之子夫差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爲越勾踐所滅

漢唐時秦伯墓廟規制

鴻山西麓直南平地高三尺立華表石六柱爲墓門上刻至德墓道四字後沼池一帶曰香積

梅里志

卷二

聖

上跨石梁三座曰香花過橋二十步曰戟門左右圍牆戟門內兩廡左爲更衣處右爲撤饌所中爲丹墀甬道階三座墀上爲月臺臺後卽讓王殿殿之左右爲御贊碑亭後卽王陵陵前石墓門一座上刻吳秦伯墓四字周圍石墻左邊祭器庫庫前宗會堂堂前仰止閣閣前懷德堂右邊樂器庫庫前御書閣閣前寧靜軒軒前廚房倉庫守衛住居統計殿宇祠堂軒閣庫厨共四十八楹墓一百三十畝零喬木千餘株

附 泰伯廟贍田記略

梅邨泰伯廟歲久荒圯而春秋祀于邑中婁巷廟姜侯士元以進士令錫因念廟貌弗稱乃募邑之尙義者得千五百金檄巨室之居奔村者蔡君信之用之董其役撤舊祠而重建之又翼以芻室命道士許元善居之以奉香火信之兄弟與華君以正施田爲廟基者各五畝有奇合舊基三畝五分通爲基一十三畝有奇信之兄弟又以自種之田二十三畝三分爲道士贍田

榮亦以近廟基田十畝贍之甥鄒顯之命其子謙觀豫晉升亦共贍以租田十畝道士得田而慮民之侵沒聞于令尹平溪侯公公給牒以詳其故使後人有所據而不敢匿又命刊碑而永之時正德戊寅邑人錢榮記

泰伯廟免糧碑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爲懇恩勒石以復舊制事案據泰伯廟香火道士鄒應元潘茂直呈詞前事呈稱泰伯讓王廟崇祀千秋所有廟基友字

號田一十二畝零香火田氣字號等田三十一畝零在北延下扇歷朝優免錢糧銀米以供香火近因丈量造冊未經註明幾致香火無資蒙查往例以復舊制理應勒石永資香火等情前來據此爲照梅里讓王祠基一十二畝零載在志乘蠲免糧徭外有氣側連三號共田三十一畝零係千秋崇祀香火之資相應查照舊制一體捐除賦稅優免差徭今准所呈合依勒石以垂永久須至碑者

文林郎知無錫縣事陞授行人司行人加二級吳興祚勒石

康熙歲次己酉仲秋

日立

復免糧碑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爲崇聖免糧公議勒石事原呈貢監生員朱憲枝蔡鶴齡華傳慶過奕讚錢法趙貞厲朱廷銘杜瑛蔡家楨蔡兆熊等公呈前事據稱竊惟讓王泰伯至德難名高風不再廟墓在於錫邑祀田歷代蠲糧

國朝定鼎以來前陞制府吳公復申古制照舊優崇迨康熙三十九年又混入賦籍廿載以來輿情未愜是以生等于去年九月銜先聖廟貌宜崇事准撫憲吳送案查覆荷蒙查明事實并從前免糧碑文申送憲案議將新陞田抵補蒙府轉詳藩憲通詳督撫二院奉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具見師臺欽崇先聖之盛心上憲光復舊典之至意爲此公叩鈞批勒石永垂不朽等情前來據此爲照泰伯廟基地外祀田計共折實平

梅里志

卷二

畧

田四十八畝零向係蠲糧迨至康熙三十九年前縣于清查錢糧事案內並報陞科增賦經今廿載茲據貢監生員朱憲枝等上呈撫憲吳批司行府飭縣查覆本縣隨將新陞田地可抵緣由詳覆遵奉撫院吳批允准抵已經行區仍行免糧將新陞田蕩抵補在案今據前情合行勒石永爲遵守須至碑者

文林郎知無錫縣事章頤

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

日立

按康熙五十七年優免廟墓基地祀田友連業惻氣五號錢糧內業字號平田七畝四分友連惻氣四字號高田四十畝八分二釐四毫五絲折平田三十二畝四分五釐二絲二忽垆二畝三分二釐一毫折平田二分三釐八毫五忽共折實平田四十畝八釐八毫二絲七忽

梅里志卷二

梅里志

卷二

四十五

里人蔡名烜原刊

泰伯廟西院住持華 乾重刻

梅里志卷三

江南巡撫秦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詩

古歌五篇

哀慕歌

季 歷

〔古今樂錄〕秦伯既與虞仲逃去被髮文身託為

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於門季歷謂秦

梅里志

卷三

伯長子也當立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

去適於句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

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

叶音窠淮南子

平而不阿明而不苟覆沾萬物追念伯仲我季如

無不囊懷溥汎無私靜正以和

叶音朱李興諸葛亮表問

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

叶音朱漢高歸覓於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罔象官館風雅逸篇作舒云俳

之彷彿冀影響之有餘舒古榭字一作觀徘徊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

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漁父歌三章

一作渡伍員歌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云云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云云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浚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云云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誠之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漁父覆船自沉於江

梅里志

卷三

二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

一作蘆之漪 [越絕]

書載漁父歌云日照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

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將奈何 二 蘆中人蘆

中人豈非窮士乎

三。合上章爲韻

河上歌

[吳越春秋]楚白喜奔吳吳王闔閭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拯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

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
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靈寶謠

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授帝嚳帝
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
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
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
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
令人齋之間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云闔閭

梅里志

卷三

三

乃尊事之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
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
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壽吳王辭

吳越春秋吳王既釋越王之囚大宴於文臺爲
越王設北面之坐羣臣皆以客禮事之於是范
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詞曰

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太王躬親鴻

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
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太王延壽萬歲長保吳
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

樂章六篇

秦伯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荀淑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讓此丕基虔恭在茲神所蚤
降祝嘏陳辭來格來享祈以百世
昭昭至德奕奕流芳禮陳祭祀樂備篚簋瓊羞溢
俎玉醑浮觴恭惟致誠歆此馨香

梅里志

卷三

四

孝享云畢惟撤有章雲感玄羽風淒素商瞻望神
座祗戀匪庄禮終樂闋鸞往鏘鏘

秦伯墓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張國明

曷以彰德巍塚流芳曷以達誠是祭是享蘋蘩旣
潔音律斯揚雲車暫駐庶降神光

時當仲春嘉薦維新感先至德孝享惟親三獻具
舉八音畢陳錫茲祉福永庇後人

穆穆至德清廟雍雍致誠勤薦在貌思恭玉節肆
夏金鏘五鐘繩繩雲步降福無窮

季子墓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鄧攸

賢哉季子高節延陵宣聖贊題十字碑文粢盛設
奠鐘鼓齊鳴神祈降止式享千春

肅肅清廟俎豆煌煌至誠勤薦萬世攸仰樂和管
磬禮備烝嘗神靈既饗錫福無疆

掛劍徐墓名重千秋人懷肅敬靈降禎休奠歆旨
酒薦享珍羞載張送樂神祈上遊

讓皇帝廟樂章 李舒

迎神

梅里志

卷三

五

皇矣天宗德先王季因心則友克讓以位爰命有
司式遵前志神其降靈昭饗祀事

奠幣

惟帝時若去而上仙祀用商舞樂備宮懸白璧加
薦玄纁告虔子孫拜後承茲吉蠲

迎俎

祀盛體薦禮協粢盛方周假廟用魯純牲捧徹祗
敬擊拊和鳴受釐歸胙旣戒而平

酌獻

八音具舉三壽旣盟潔茲宗彝瑟彼圭瓚蘭肴重
錯椒醕飄散降胙維城永爲藩翰

亞獻終獻

秩禮有序和音旣同九儀不忒三揖將終孝感藩
后相維辟公四時之典永永無窮

送神

奠獻已事昏昕載分風搖雨散靈衛絀緼龍駕帝
服上騰五雲泮宮復闕寂寞無聞

泰伯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梅里志

卷三

六

翼翼兮新宮蘭栢兮枿桂祥氛總總兮高靈下隊
君視八紘兮昔何殊於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
壤惠我吳人兮曷日以弭于嗟君來兮我心則喜
君來不來兮我忘日事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醑溪毛陸
離兮筐筥蓴鱖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
心苦

車兮載旃舟兮揚帆鼓咽咽兮當還君肯來兮尙
盤桓我心熒熒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囂煩

言
福我吳人兮無疾與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

至德廟迎送神辭二章

高 啓

薦芳兮奠醑斲冰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
孰與處空山愀兮暮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冥冥
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在堂盍歸來兮故鄉

導赤鯉兮從玄鼉冷風回兮水驚波儼雲旗兮來
下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急倏迴輶兮山之側
南有淵兮北有湫神不留兮我心憂願歲來兮惠

梅里志

卷三

七

我秋

古今詩

泰伯井

李 紳

至德今何在平墟井有泉梁鴻重濬後又歷幾千
年

泰伯廟

皮日休

蠻荆古服屬南荒大聖開基闢草堂載造文明追
二帝尙餘揖讓補三王

又

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禰
高義誰敢教他莽卓聞

和

陸龜蒙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溼中堂邇來父子爭
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秦伯祠

范仲淹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
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
江橫

梅里志

卷三

八

至德廟

王令

古廟鬱崔嵬朱門鎖不開今人不爲讓間或乞靈
來

又

宋元

古者吾夫子曾稱三讓名後來秦失鹿劉項死相
爭

又

蔣堂

秦伯何爲者不以身爲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句吳
濱隱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

讓入

訪泰伯城

楊時

泰伯城三里來尋梅里隈當年建雉堞今日剩莓
苔仁讓高風古文明舊德培平墟惆悵望惟共月
徘徊

至德廟

楊簡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
息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
無極

梅里志

卷三

九

泰伯瀆

朱淑真

瀆因至德向遺踪疏鑿還欽孟簡通源自龍山千
里碧花開梅里萬家紅征人不念文身蹟父老長
思採藥功最喜夜來簫鼓寂吳歌遙唱月明中

泰伯墓

許衡

默承先志入荆蠻至德無稱意自閑八百開基繇
世澤萬年遺教在人間巍峩廟貌新梅里蝌蚪龜
文煥玉山每遇春秋霜露降却思瞻拜啓雲關

清明日遊泰伯墓

王肇基

生居讓王里未拜讓王墓至德千載垂高風邈難
遯之子挈我行整肅衣冠赴臨眺境悲涼弔古傷
狐兔纍纍荒塚間棲鴉更無附崖石雖崢嶸冥頑
復何慕感歎念流風澆漓亦已固士女何紛然踏
盡清明路

至德廟

趙孟頫

讓王矢志繼陶唐廟貌雍雍德愈光百世荆蠻開
禮樂萬年俎豆肅冠裳碑穹畫棟香臺冷額掩雕
梁石礎煌歷代皇恩褒寵厚世承宗祀襲流芳

梅里志

卷三

十

泰伯井

王逢

不生細浪不長流只爲當年採藥留閒坐平墟林
下望影搖星斗落灘頭

泰伯祠送張守

張籌

泰伯遺墟在梅李井邑依然舊山水當時三以天
下讓周家綿延八百禩可憐有廟附南郭社鼓蓼
蓼歲時樂兵火年來草棘深惆悵文明竟誰託張
侯一郡民父母此固無嫌我鄉土豈惟墜典與自
今要使流風亦還古

賦得秦伯廟送倪元鎮

袁凱

翦商肇基迹傳季思逮聖兄弟逃荆蠻讓德一何
盛千家聿來從句吳始開境遙遙至裔孫欲大必
愈騁深宮貯妖麗高臺瞰遐迴旣拒伍胥忠還甘
太宰佞鄰邦樹讐怨上國肆爭競社稷終變遷軒
楹獨完正相傳在閭里灑掃政嚴淨歲時具牲醴
歌舞勞送迎楚鬼久無食越魄誰將崇強暴有湮
晦聖哲無終竟於焉送將歸舟艫得依並是時春
氣和氤氲滿芳徑渚花動幽彩汀蒲發深靄江水
去不息烟震日將暝歛衣拜堦下懷哉起孤詠

梅里志

卷三

七

重修秦伯廟詩

朱希周

秦伯開吳國已越三千齡遺事載青史歷歷皆可
徵岐周至斯地跋涉不計程其來亦何爲孝友全
吾情遠遁非違親行權不失經季也國可讓父志
吾當成卒令傳聖嗣王業由茲興句吳自終老城
郭始經營端委治周禮文教被吳氓伯仲相追隨
墳簞共和鳴隱然讓天下此意誰能明去之數百
年孔聖特褒稱一言昭至德萬古仰高名故國存

廟貌德容儼如生由漢迄當代祠宇曾屢更邇來
日傾圮歲久惟因仍饒公奉上命持斧臨吳城下
車初謁廟瞻對秉精誠謂茲敝且隘何以綏神靈
除舊當一新可葺還可增卜日爲經始郡縣亟奉
行結構加壯麗規制更恢宏殿堂及門廡丹碧光
晶瑩左雍與右札配享二賢并偉然像設具精靈
永依憑高文紀成蹟穹碑立廣庭盛舉繫風化豈
徒耀觀聽坊名臨大道千載示儀型

題秦伯墓東壁

建文帝

梅里志

卷三

十二

遠隱停驂秦伯鄉仰瞻墓宇法先王避荆不爲君
臣義採藥能全父子綱八百周基無足貴千秋俎
豆有餘香深慚今日爭天下遺笑句吳至德邦

秦伯墓

方孝孺

句吳三讓王採藥扶綱常忠孝一身殉皇山土也
香

題秦伯新祠

邵寶

秦伯新祠古讓鄉老梅根畔水流長十年夢寐三
間屋萬古綱常一瓣香扁榜大書元自孔衣冠遺

制尚存商向來曾擬荆蠻曲許作迎神第幾章

和韻

莫止

老梅村裏是誰鄉祠屋新成感意長宇宙幾人能
比德衣冠清且獨焚香直將揖讓追堯舜不謂興
王繼夏商萬古宣尼舊題在起瞻雲漢麗天章

秦伯墓

皇山有高墳傳是開吳祖守衛縱寂然德在孰敢
侮

秦伯鄉

陳仁錫

梅里志

卷三

十三

勤勞王事過江洲頻弔溪山舊跡留採藥風迴春
草路文身人去夕陽樓平墟境裏多詩句讓里河
邊少客舟最是不堪今夕旅五更聲斷鷓鴣愁

秦伯城

高攀龍

秦伯城荒德未荒至今遺址尚流芳試觀霸業今
何在不比句吳讓國香

秦伯鄉

錫山梅里等靈光三讓遺風百代揚古柏凌雲崇
墓宇新祠映日藹馨香雍雍世號文明地肅肅人

尊禮義鄉江左由來聲籍甚遙知至德足流芳

又

曹荃

採藥來南里名從人德馨山輝因玉潤水淺得龍
靈始託興吳跡終叨奕世寧至今遺教在禮讓起
家庭

又

馬世奇

古城湮舊蹟遺恨寄滄桑蛙部留荒苑螢燈剩野
塘簫來吹市散梅盡教材涼猶見溪山外寒鴉戍
夕陽

梅里志

卷三

古

和韻題秦伯新祠

王永積

萬年俎豆此桐鄉舉目山高並水長開闢東南惟
隻手蒸嘗黍稷有餘香不須戮力遷豐鎬自有神
功冠夏商廟貌日新遺像古可知端委是文章

望虞辭

高啓

虞山峩峩兮出雲油油胡歛其施兮弗雨九州下
有蛟龍兮海波橫流誰使子來兮從伯氏以遊朝
於濟兮望岐周國有祀兮有何求唐虞逝兮道阻
修慚德輿兮干戈日休我思夫人兮心焉孔憂

又

滕新

孰始居句吳孰哉居籓籬

語見索隱

一在皇山東一在

皇山西相望不相卽喟然長別離此地已端委彼

邦胡羸衣讓周本無迹讓商有誰知

季子掛劍處

楊弓

時輩口頭交古人所不取交情見死生色欲而心

許

延陵季子廟

高紹

延陵東郭逢芳辰廟瞻季子萬年身豈其危機畏

梅里志

卷三

五

魚炙高義常謝兵爭人姑蘇百里限天塹殘碑十

字雲霞艷論世吾從六代音知心誰數千金劍羞

聞竊國楚黃公氣節遙聞童子鴻君不見讓王至

德在梅里商周兩地同清風

掛劍處

羅隱

忠貞者必信所信交道深賢哉吳季子可稱莫逆

心

又

周曇

吹毛霜刃過千金生許徐君死掛林寶劍徒稱無

價寶行心更貴不欺心

季子廟

周 馳

古人不可及晦冥本淳德一動成功名煥爛昭無
極季子賢大夫劍珮遊上國微乎禮樂意洞達有
精識迄今二千年欲繼難再得我行故城闈寂寞
弔遺跡廟古丹青漫階空苔蘚積翔禽集中雷懸
掛虛壁鄉人尙知敬瞻仰自夙昔歲時修饋祀
塵土走巫覡吾徒志爲學不肯競朝夕景慕將何
如江海起涓滴

梅里志

卷三

六

題季子廟碑

楊 傑

戰國縱橫禮義虧延陵高節救周衰當時若受諸
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題延陵季子廟

袁 默

人間不記吳王事江上今存季子宫壞壁亂飄清
夜雨破簷時蕩白榆風衣冠何處埋芳草雞酒長
年任野翁下馬一看思議國浮名應與暮雲空

題延陵季子廟

紹興二年
立石於廟

梁文孝

季子讓社稷又能聽國風誰知千載後蘋藻滿祠

宮

季子墓

李元陽

何事春申國能存季子墳孤鸞蒙弱柳虛閣入流雲天地徐君劍江山魯聖文千年吾酌酒藉草坐斜曛

右歷代詩歌以贊詠讓德者類叙於前其覽勝紀游諸作屬在梅里者亦采錄一二以志景物人文之美盛而遙想聖人之遺澤焉

五噫歌

梁鴻

梅里志

卷三

七

後漢書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

一作邙

兮噫顧瞻

一作覽

帝京兮噫宮闕崔

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附 鴻山五噫 無名氏

卓彼高士東漢賢噫浩歌黃鵠飛翩翩噫適吳寄跡此山間噫井曰千秋傍雲泉噫世無伯通余所憐噫

適吳詩

漢書鴻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

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怛兮傷悴忘

一作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

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嗷嗷固靡慚兮獨建冀
異州兮尙賢聊逍遙兮邀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亡
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
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
華阜麥含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

梅里志

卷三

六

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
嗟惟惟兮誰留

思友詩

一作思高恢

漢書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
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
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
集茲

亂後行經吳御亭

庾肩吾

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
鯁伊洛雜種亂轅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
太原休明鼎尙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爰雖贖堯城
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
雪五陵寬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自蘇臺至望亭驛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紆

李嘉祐

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
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

梅里志

卷三

九

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白居易

何事去

一作出

長洲連宵飲不休醒來難作別歡漸

少於愁燈火寄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
不屬蘇州

上家山

李紳

余頃居梅里常於惠山肄業舊室猶在垂白重
遊追感多思因效吳均體

上家山家山依舊好昔去松桂長今來容鬢老上

家山臨古道高低入雲樹蕪沒連天草草色綠萋
萋寒蠶遍草啼噪鴉啼樹遠行鴈貼雲飛全唐詩
作齊
岩光翻落日僧火開經室竹洞磬聲長松樓鐘韻
疾苔階泉流缺石甃青莎密舊逕行處迷前交坐
中失歎息整華冠持盃強自歡笑歌憐穉孺絃竹
縱吹彈山明溪月上酒滿心聊放巾髮此淹留垂
絲匪閒曠青山不可上昔事還惆悵况復白頭人
追懷空望望

經闔廬城

杜牧

梅里志

卷三

三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
流孤烟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
慘愁

望虞亭

皮日休

盤迴曲澗數峯青雲護皇山一古亭千里月明回
首望飛烟冲起海虞濱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許渾

候館人稀夜自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高
樓迥河漢秋歸廣簟凉月轉梧桐移鵲影露低紅

葉溼螢光西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膠山寺

蘇紳

驅馬欵禪扉松風冷拂衣紅塵不到處青嶂此忘
歸鳥望生臺下雲侵講座飛楞伽味真趣轉覺俗
緣稀

題膠山寺繡佛

蔡載

妙相奪天真鍼鍼巧入神幾多瞻佛者還想用心
人

寶乳泉

楊偁

梅里志

卷三

三

山名膠孰結泉味乳親嘗雲竇穿銀井冰苑貯玉
漿竹陰濃處冷松子落時香不雨潺潺響無風瑟
瑟光粉源初滴瀝珠派遠汪洋曲注分環砌方澄
引鑿塘起齋僧洗鉢就讌客浮觴稻瀆麈牙飯茶
煎蟹眼湯纖毫龜鑑徹盈腹暑襟涼農畝沾甘潤
膏腴獲萬箱

題膠山寺壁

元擊

岡頭鶉鴣鳴定欲喚晴雨驅車指東山山下寺亦
古道人雙眼青雪齒起柔語松回萬壑風落絮趣

輕舞日暮詠歸歎扁舟在烟渚

夜泊伯瀆

趙孟頫

秋滿梁溪伯瀆川盡人遊處獨悠然平墟境裏尋
吳事梅里河邊載酒船橋畔柳搖燈影亂河心波
漾月光懸曉來莫遣催歸棹愛聽漁歌處處傳

春日登望虞亭有感

倪瓚

何處春光最可憐望虞亭上望虞山梨花林下多
鶯語柳樹堤邊少鵲緣王墓乞靈香蠟社泉酣留
客綺羅筵迄今風景俱非舊想到句吳一愴然

梅里志

卷三

三

雲林草堂

春水鳧鷖野外堂山園細路菊花香栖栖身世書
盈篋漠漠風烟酒一觴豈謂任真無禮法也須從
俗着冠裳不營生產人應笑竹本桃栽已就行

又

隱几忽不寐竹露下泠泠清燈澹斜月薄帷張寒
廳躁煩息中動希靜無外聆窅然元虛際詎知有
身形

臨池春流駛掃地夕陽滿正襟味道言超遙坐溪
館嵐氣當書榻煩襟一舒散靡靡松花黃逐逐雲
氣煖石梁青苔合於焉人跡斷非故與相違冥栖
遂忘返

清閼閣

眼見藤梢已過牆手拈書卷復堆牀閒臨水檻親
魚鳥欲出柴門畏虎狼冠製不嫌龜殼小衣裾新
剪鶴翎長從來任拙惟疎懶一月秋陰不下堂

與張貞居雲林館燕集

梅里志

卷三

三

青苔網庭除曠然無俗塵依微樵路接曲密農圃
鄰鳴禽已變夏疎花尙駐春坐對盈尊酒欣從心
所親

鴻山寄楊處士

鴻山東面受朝曦戶牖嵐光盡吐吞梁婦終甘隱
吳市戴琴元不識王門絃歌寂寂虛千載井臼依
依自一村踏雪獨尋楊處士蕭條古道與誰論

聽秋軒 在祇陀寺

聽秋軒裏聽秋雨定起山僧坐翠微隱隱烟濤搖

夜席濛濛花雨着，衣驟如崖瀑衝雲落宛似湘。
靈鼓瑟希六用塵根，今已淨松篁陰下共香霏。

自仙源過祇陀懷元鎮

范致大

扁舟蕩槳出東城，最愛新流拍岸平。
霽雨蘭苕來翡翠，晚風楊柳送鶻庚。
盈盈溪水臨沙浣，歷歷郊農傍隴耕。
樛倚林臯望山郭，憶君清話不勝情。

題雲林居

釋良琦

每憶雲林子，隱居清且閒。
寒裳採芝秀，倚杖看秋山。
微雪松陰暝，青苔石上斑。
韓康偏有意，時復到柴關。

梅里志

卷三

三

柴關

又

陳子貞

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
纔立簞文波細細，又疑牆影雪陰陰。
竹搖棊几常開帙，花落藜床獨抱琴。
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屨駐仙岑。

祇陀寺

華希顏

古石橋平茗徑幽，藕花白白竹脩脩。
歸來結宇松回指，趺坐談經石點頭。
禪本虛空隨物悟，心無住著與天遊。
老夫久厭塵埃縛，擬借僧房過一秋。

寄懷倪元鎮

楊維禎

不見故人東海迂，閉門著作近何如。今年已了婚
兼嫁小子能傳書，與書蠻妓索花騎。腰裏蕃童汲
水飲，蟾蜍絕憐柏大寒。林好與子重開萬卷餘，
訪倪元鎮不遇。

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
宏景，蹈海深慚魯仲連。萬里乾坤似水一，窓燈
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志，猶欠蘇門二頃田。

望虞亭

華幼武

梅里志

卷三

三

秋滿皇山悲客心，望虞亭望散幽襟。十年海上音
書絕，鄉國蕭蕭夢裏尋。

中秋夜泛舟鷺湖

周翼

八月十五夜何其，鷺湖漾舟人未歸。水生金浪兼
天湧，雲渡青冥傍。月飛鴻鴈沙寒微，有影芰荷秋
冷不成衣。故人一去渺何許，黃鶴舊磯今是非。

中秋望亭驛對月

代祀
北還

張翥

月色滄波共渺茫，驛亭雜坐看湖光。仙家刻玉青
蟾兔，帝子吹笙白鳳凰。蘆葉好風生晚思，桂花清

露溼空涼回槎使者秋懷濶到瀉銀河入酒觴

寄懷雲林草堂

高啓

名落人間四十年綠簑細雨自江天寒池蕉雨詩
人畫午榻茶烟病叟禪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新
柳舊庄前相慰不及鴻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避地鴻山

王逵

舍邊新花夜合并上老樹冬青孟光齊眉舉案倪
寬攜鋤帶經

又

梅里志

卷三

三

三百銅錢斗酒一雙臘屐青山莫問浮雲富貴且
消天與清閒

嵩山八景

釋志道

杪樞林

結屋在嵩山下有杪樞樹生長漫成林鬱鬱靜而
闕九夏自生寒三冬不改翠兀兀林間人淡得物
外意

蒼荀林

愛彼蒼荀林葉密翠如織朝從蒼荀遊暮倚蒼荀

息日暮花氣浮月冷香露滴託根在巖阿不礙桃李色

來月軒

明月不用招流輝射戶牖照見軒中人白髮垂過肘心月兩忘監光境一何有坐久又西垂明夕還來否

聽松堂

虛堂坐深夜長松發幽響皇皇太古音寂寂無人賞上山洗韶濩下山空板蕩耳松不相到明月滿

梅里志

卷三

七

穹壤

紫芝室

道人居林邱靈菌產石室煌煌玉葉光濯濯朱柯色嘉瑞徵明時微馨發幽德昨朝思甘泉題遍山中石

流翠軒

道人性澁靜置屋層巒間四櫺山淙瀉萬壑松濤傳清秋爽氣集落日衆鳥還過客坐來久愛此非塵寰

白鷺池

皎皎白鷺翎湛湛空池水人世自古今水鳥忘爾
汝辭班青雲端刷影明鏡裏翩然沐清風翔集長
松樹

望湖亭

凭欄肆遐眺湖光淼無際風帆散秋葉雲樹羅幢
旆魚龍竟浮沉鷗鷺若忘世不見鴟夷人登臨一
長喟

膠山雪晴

時有城
工之役

謝應芳

梅里志

卷三

三

夜來雪深二尺強石人墮指冰蠶僵猶喜金烏兩
翅凍不折天明飛出海上之扶桑老夫晨起膠山
下風景看來渾似畫連山萬頃玉爲田隔水數家
銀作舍田中築城團義兵日高未飯饑腸鳴黃泥
凍地硬如鐵白柄短鋤鏘有聲不辭受寒饑但恐
虧工程將軍踏雪來點名萬夫鵠立顛且驚馬前
壯士五色棒棒頭性命鴻毛輕余生悔不習兵法
雪夜內胡書奏捷客欄抱膝漫悲歌奈爾義兵寒
若何

遊鴻山

秦旭

梁鴻山下放歸舟
細雨微風晚不收
燈影淒迷過半夜
客懷牢落似三秋
老無白雪酬知己
貧有黃金買莫愁
一曲吳歌驚夢覺
起看河水帶星流

自題白雲高隱

今爲龍涇菴

唐詩

幽閑秉夙好
素業守故墟
迴流隔塵俗
衡茆瞰清虛
開牕遠岫分
列檻佳木敷
時聞鳴春鳥
俯羨泳淵魚
于焉足棲息
逍遙綜琴書
運化任推遷
物理悟與俱
惜非彭澤人
恍若武陵居
沉冥固其分
守道恒晏如
願言永不孤
聊以名吾廬

梅里志

卷三

三

移家湖上

王懋明

負郭無緒業
因家濠湖濱
扁舟歸草堂
東溪生夏雲
居然滿幽致
得與木石羣
茲地風俗厚
所事不尙文
童年已樵採
壯者皆耕耘
予懷太古風
出門日訢訢
稅地給家食
借書廣前聞
野趣足心目
水流滌炎氛
羣山映五柳
空翠當氤氳
隱居以求志
殷勤謝諸君

鴻山弔古

高直

東風芳草滿城坡石壁蒼蒼挂女蘿惆悵伯鸞仙
去遠更無人續五噫歌

宿泗洲寺

呂敏

纖月墮高林清風灑疎竹山僧沐相慰雲榻留共
宿座涼交竹陰爐溫藹蘭馥于焉爲申章庶以寫
幽獨

膠山

邵寶

看遍西山偶向東芙蓉峯頂坐天風雲迎客路委
蛇處水隔僧居掩暎中前輩謾遊真有話平生勝
覽正無窮憑誰併作題名記明日南崖拜李公

梅里志

卷三

三

鴻山十八景詩

存十
三首

莫止

梁鴻宅

幽人去千載井臼乃依然爲誦五噫歌雲山渺無
邊

華子泉

有山固有泉疏鑿須好手甘飲詢伊人人云武陵
叟

棲雲洞

古竇山之阿佳氣日吞吐化機不可窺此或爲之
戶

放鶴臺

仙驥招可來來集還遣去天地卽樊籠凭高爲延
佇

眼空臺

上上山之垚阿堵隘寰宇何物能眯余所見繇所
處

試劍石

梅里志

卷三

三

奇石誰所劃嶄然見廉隅蒼蒼太古色可以立懦
夫

梧竹坡

山間有佳植琅玕映珊瑚蕭蕭風月中高韻與之
俱

月影石

誰褫老蟾魄置此雲之根貞靈不容纍山雞莫窺

翻

殊砂潭

古淵湛寒水下有光明丹纖汗弗可容誰欲掩肺

楊梅塢

山人治山隈樹果非藏金火齊忽成紫化機隨淺

眠松壑

虬柯臥山僻要是梁棟器蹇亢闕歲年藉得容身地

洗心軒

梅里志

卷三

三

虛構臨重岳曾無一塵累我來寂然坐渺與方寸會

讀書處

挾冊栖古山古義良可尋匪愛古人跡欲見古人

過延陵道

沈周

曉出延陵道蒼崖帶夕曛春歸吳地暖雪霽越山分有鳥啼紅樹無人問白雲遙瞻季子祠父老祭紛紛

九日登皇山

文徵明

秋滿皇山菊正開
移壺挈伴踏蒼苔
梁鴻宅裏尋高蹟
泰伯陵間看德碑
我與未隨詩意盡
客懷端爲夕陽催
酖顏得似茱萸好
坐石還須看幾回

贈膠山寺古林上人

坐挹鑪薰聽講餘
蕉花方丈竹窓虛
人遊佛地詩成偈
飯熟僧厨筍當蔬
石鉢淨臨寒澗洗
山田暖帶溼雲鋤
塵踪暫假安禪榻
謾閱琅函貝葉書

膠山萬玉亭

唐寅

梅里志

卷三

三

萬玉一亭子
山僧清可知
雲陰消暑地
月影弄秋時
筍出足薦酒
客來堪刻詩
何當竟淡造
莫問我爲誰

又

安國

老僧種竹十千竿
環繞幽亭六月寒
我願龍孫添滿眼
清風消息報平安

泛濠湖

華察

載酒隨輕波
演漾情未已
夕陽映前川
權入微茫裏
散髮弄煙空
竊比鴟夷子
沙際冥色來
歸棹還

自理何處滄浪歌因之一洗耳

二賢祠

華雲

遠樹集池頭溫樹西風急晶晶
璆琳海樹青天宮
精舍騰蛇立露布李江南醇醪
一笑空長揖積翠
池西來青鳥珊瑚枝濯纓莞爾
滄浪水舖其糟而
歎其醕江上黃封酒橫吹鐵笛
同襟期嗟嗟二公
不可作瓊瓏小結丹霞閣春秋
社鼓盍雙膝魂兮
歸來夜冥漠涉江采芙蓉惠泉
清一勺

西園五景詩

梅里志

卷三

三

待月窩

天地一窩小溪山明月多談詩
有佳客相好數相
過

爛柯洞

萬古奕未了盤礴雙髯垂沉沉
當局意未許老樵
知

蓬萊峯

長風海上來吹墮三山峯月明
羣仙下吹簫倚長
松

白玉峯

連峯瑩如玉積素排高空誰將藍田山置此西園
中

瀑布岩

石崖掛飛瀑遠下青雲端開簾對匡廬蕭蕭毛骨
寒

詠梁鴻

強仕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溪
山淒涼五噫歌東出辭帝園齊魯復荆吳長往遂

梅里志

卷三

五

不還爲傭豈無勞顧已少外患終葬烈士秀高風
邈難攀

西園

尤瑛

軟草青連徑微波綠滿池小桃斜亞水細槿曲成
籬花避東風惡杯延皓月遲此中堪獨樂時事不
須知

送寒泉上人自京師歸保安 周炳謨

杖鉢辭丹闕青山主白蓮來時原爲法歸去好叅
禪社結忘機客茶烹帶月泉菰川多勝槩相訪在

他年

蠡湖

孫一元

初日浮高樹晴鷗散淺沙挂帆湖水上聞笛野漁
家岸折菰蒲合雲迷山郭斜芳洲動幽興自起采
蘋花

和莫南沙鴻山詩

茅君行祠

滕新

香鼎絕世氛行祠枕崖曲昆季悟真元空山暫留
躅

梅里志

卷三

三

滌研池

華日贊

引溜破苔花古香落殘鐵雲影泛清波虛堂湛寒
冽

石徑

浦光暉

屐齒轉山曲觸石聲鏗鏗車馬塵氛遠何須歌濯
纓

畫中亭

杜士棻

亭虛米顛筆綠樹長依依不見山中人黃鸝上翠
微

游鴻山

鄒德培

欲覽烟霞勝來尋邱壑中峯高霄漢近壁聳翠微
窮雨過花香細雲來樹影濛眈幽歸去晚涼動薜
蘿風

皇山

申時行

勾吳遺蹟有皇山嶺色峻嶒自躋攀萬世王陵留
斷碣千年鴻井照連岩嵌空月靜聞鐘響藉峭秋
清見鶴還最喜攜筇烟霧裏獨尋芝朮駐蒼顏

保安寺

王穉登

梅里志

卷三

三

破殿何年寺殘碑記赤烏瓦穿藤尙葢梁壞木難
扶落葉如相語寒蛩只自呼遠公嘗送客曾過虎
溪無

西林三十二景詩

安紹芳

織織泉

刈芝蒼松根觸石得鳴玉泠泠澗底聲瀉破寒蕪
綠抱甕出雲中夕陽下西麓

蘭巖

芳蘭胥幽石清芬散巖阿相思隔美人紉佩當如

何庶保空谷姿幸免當門鋤

石道

石道蒼翠間窈窕絕塵鞅麝鹿日以驕薜荔日以長獨有青巖雲倏忽自來往

遁谷

籍甚非所求跲然安足喜自愛空谷幽白雲嘖不起爲報長康翁置我邱壑裏

晨光塢

朝曦出東嶺明霞相與鮮松露溼未晞花源澹浮

梅里志

卷三

三

烟道人隔巖宿獨藉孤雲眠

花津

水上春霞明花開幾千樹不是避秦人人疑避秦處薄暮漁郎來迷卻花濠路

層盤

蘚磴非一盤涼雲出其下拾級不可攀支藤聊可假過雨亂飛瀑宮商次第瀉

含星瀨

空水映寒星歷歷秋可采演漾清漪閒明滅遙山

外試覓羊裘人或是嚴陵瀨

鶴徑

落葉秋雨澗荒徑無行跡
鶴破青冥來蹠躩一羽
客我今思休糧松間飯白石

鳧嶼

中流見孤嶼突兀浮虛無
藻荇一何澗鳧鷺一何
多秋空候羽節倘有王喬過

一葦渡

夕陽下前溪秋風吹野渡
不見折葦人獨立蒼茫

梅里志

卷三

三

暮隔岸藜林幽知是寒山路

上島

松際識旃檀微聞梵唄好
一路藤花澗石橋通上
島吾欲叅真槩尋師此中老

中洲

中洲多幽芳採芳中洲宿
紉蘭以爲佩葺荷以爲
屋採蘭復採荷日暮不盈翁

藻渚

孤舟遡烟渚水木含靈輝
上有幽鳥巢下有清漣

漪微風起蘋末繁陰吹陸離

息磯

垂綸非羨魚聊復亦爾爾不知紅塵中何處無芳
餌卻笑磻溪翁老與人間事

素秋亭

孤亭枕寒碧空影沉秋旻明月起松間照見波粼
粼淡夜聞瓊琚似有凌波人

虛籟堂

結茆空山中真心契元寂時聞虛籟生復聞虛籟

梅里志

卷三

四

息劬開齊物篇高枕青山色

景榭

臺榭俯空明倒影見眉宇衣間溼翠寒青山在水
底醉學謫仙人拾月蒼波裏

空香閣

高閣掛蒼靄向晚松風涼四壁石燈青跏趺據繩
牀天女散花來竟夕聞空香

夕霽亭

西山暮雨歇斜陽下平坂爽氣滿虛亭披襟坐忘

返翻怪王子歎猶自持手板

蕭閣

闌干逼星辰蕭然挾羽翰窓中窺日月出沒如兩
丸坐此邀飛仙千秋以盤桓

廻梁

鞭石驅作梁虹蜺故天矯不知第幾曲卻蓬萊
島吾家安期生遲我拾遙草

爽臺

層臺一何曠修竹有爽色披襟清風來往往墮巾

梅里志

卷三

三

幘白雲自滿地上有蒼麕跡

榮木軒

高木有嘉蔭離離覆中庭繁霜日夜零上有悲鳥
鳴感茲不成寐展轉難爲情

雪舫

千林積雪明孤舟獨垂釣但覺簑笠寒不辨峯巒
峭疑向剡溪回迷卻山陰道

風弦障

長松列翠嶂天風韻高弦▲方起據梧空際聲冷

然世無鍾子期幽情不能宣

椒庭

庭虛落空翠仰見林端山恍如明鏡開嫣然露曉
鬢秋雲爲埽黛掩映澄潭間

松步

朗嘯長松下松風答清響夜來春雨歇遍地紫芝
長盡日不逢人獨自披鶴氅

沃邱

乞得袈裟地青山如沃州欲知無着心向面清溪

梅里志

卷三

三

流稍容支許背乘筏來溪頭

鏡潭

寒潭一鏡空倒映千峯冷不遣青蓮生欲洗白雲
影寂寂枯禪心對此有深省

疏峯館

仙人種石筍離立寒厓中爲開竹間扉對此青芙
蓉試問瀟湘僧何如九疑峯

醉石

沉酣寄情真片石亦名醉谿風吹不醒山月照清

寐惟應劉公榮箕踞日相對

和安懋卿西林詩

葉之芳

鶴徑

長松夾修道芳草寒未歇
朝落東風雲暮照西原
月獨鶴步不鳴主人清嘯發
尋仙可長往將從煉
金骨

榮木軒

林木一何榮軒居一何敞
山空白雲散遊子發孤
想已感霜烏啼復值秋聲響
無使心傷悲遂歇邱

梅里志

卷三

三

中賞

秋夜宿皇山

馬世奇

清夜宿層巒情懷曠遠天平墟
紅葉落梅里白雲
連泰伯墓臨麓梁鴻宅在巔
鷺湖漁火近崧嶺斗
牛懸秋晚迷飛靄泉聲出遠川
鳴鴉集古樹歸鳥
依蘆灘夜響聞天籟蕭蕭動客船

過延陵道

道出延陵一水遙
追尋遺跡問先朝
青山如舊人何在
故國雖殘德未消
柳掩吳宮門寂寂
雨迷驛

路草蕭蕭最憐季子家聲遠古廟松杉半已凋

咏鴻山

和倪雲林寄楊處士韻

王永積

幽栖何地受朝暎四野風煙許獨吞縱有山妻常
舉案豈殊乾竺老空門溪澗曲曲通梁水山靜灣
灣抱孟村寂寞傭工空井臼五噫歌斷費評論

謁至德祠

高世泰

稻香岸岸一祠收荆巷蠻村在兩頭百世三吳開
日月萬家合祀肅春秋黃冠精舍琴聲出蒼蘚殘
碑露氣流謁罷讓王私洒淚幾時龍戰息神州

梅里志

卷三

畧

邑令吳公重修梅里泰伯廟落成紀事

華長發

治行吳公今第一家承至德祖風存故墟猶在思
廬井新構初成見子孫三里都城封域小千秋廟
祀讓王尊此邦共洽無爭化豈復喧囂到縣門

和

劉霖恒

東南寸土闢乾坤誰使巋然一廟存盛世幸逢今
邑宰遺風還識舊王孫民誠易治遵周禮德固難

名誦魯論扶策偶從梅里過笑他蠻巷與荆村

和

鮑景宣

遺廟平墟廢復存我公猶是讓王孫
遐哉采藥風千古偶爾尋梅雪
一村殿角簷鈴驚雀鼠田頭社
鼓賽雞豚二三樵子皇山下禮讓從今再細論

至德廟和莫南沙韻

錢肅

衡山一去忽蠻鄉地勢雖分脉自長
故邑但聞梅里號荒郊誰識藥苗香
文明有象因傳季揖讓何心欲翦商
緬想流風猶未遠不忘德至更名章

梅里志

卷三

四

謁秦伯廟

朱彝尊

沮漆尋源合江蠻相土宏古公遺哲嗣
內傳有明徵肇迹貽謀遠先幾脫屣能
帝心惟季度祖武得昌繩句曲誅茅始
衡山采藥曾屈伸等龍蠖游息喻鷓鴣
三讓聲何忝羣黎愛莫懲稻田占樂歲
秦伯園田瓜瓞啓新塍列井浚堪汲高
塘近可乘謳歌頓洋溢獄訟省侵陵化
被仁風厚經傳至德稱

宋徐

僑請更論玉輿初弗顧黃屋詎難勝
陸雲碑獄訟語名魯經請能舍玉輿
之貴自鎬宗盟重維南庶績凝命圭
承襲皮冠之迹

還作伯端委豈無朋節孰千秋並名將萬代矜其羞之吾聞至人不貴一代而萬世以之貴

秦伯將讓國語其傳曰王欲吾嗣一國之事吾

家倫序定人表上中應漢書古今人表泰伯仲雍均居第二等地紀

吳甄胄見陸廣微祠沿漢永興到門帆葉郟蒙詩

讓王門外倚郭殿檐層行潦蘋長薦平墟墓未崩

友于同一廟皮日休詩一廟棲止必雙憑熟食均

籩豆文身判股肱獨存冠黼啤不散髮鬚鬢史記

引世本雍是熟食故字熟遜位翻追王浮家乃誕

哉攷文身被髮止雍一人

登典儀咸秩久齋宿有司恒芭舞經春演靈旗練

梅里志

卷三

巽

日升官橋行坦坦社鼓奏鑿鑿霸業諸孫歇豐碑

異代增斗牛含氣象烏兔信環絙議禮邦人懈彌

文俗吏憎漸疎胞與翟下遣簿兼丞畫繪添奇鬼

潘凱記祠兩廡下土妖木魅詭牲醪減舊稱但令

形罔象編氓句福膜拜乞靈巫史祝罕覩蕙肴蒸斷礎方花溼空廊蔓草芳青

蟲晴掛樹蒼鼠暗窺燈邇者鳴鑿至恭惟嘉惠承為章俦雲漢題扁照楓棧過客爭趨謁其誰免戰兢杏梁浮震澤粟主配延陵墜典勤分掌恩言盡服膺法施民矢報終古潔銅甌

秦伯墓

秦松齡

蠻方遺澤崇新祀至德豐碑樹古墳獨以一坏存
肅穆漫勞三讓說紛紜監觀西土非無主文教吾
鄉幸有君一自奠邦尊大禹千秋功德兩人分

闔閭城

闔閭城邊日欲斜闔閭城下晚棲鴉吳公草色明
殘徑震澤濤聲滿萬家定策已能歸伍相報讐何
用付夫差胥臺麋鹿成塵事此地時聞起暮笳

秦伯墓

嚴繩孫

梅里志

卷三

七

讓皇墟墓草氍氍自昔文身忍自堪天意可能無
伯仲人文從此在東南樵蘇已解當年禁伏臘都
非近俗諳遷史世家空第一更無碑版臥烟嵐

闔閭城

君王東徙築城都尙有離城水一隅山擁蛇門迴
震澤浪翻犀甲走姑蘇碧桃塢在荒邱上青笠漁
歸落日孤自古興亡俱寂寞西風啼殺夜栖烏

秦伯墓

劉雷恒

玉魚金盃思悠悠誰重皇山土一坏曾憶世家傳

太史况從至德表尼邱雲凝故宅銀床冷月落平
墟碧樹秋讓國更推吳季子應知高節自孫謀

闔閭城

當年相土作三門澗繞桃花尙有村一自射臺悲
宿草僅留盤塢散朝暎湛盧已出湘江水長樂空
歸二女魂早暮江心風浪起鴟夷來往訴沉冤

秦伯墓

顧景文

皇山斷蠹豐碑臥再拜重尋古棘門豈有衣冠藏
冥漠尙餘弓劍禪乾坤天空祠廟蛟龍入歲晚郊
原雨露繁陵寢只今俱寂寞一坏誰並讓皇尊

梅里志

卷三

吳

闔閭城

舊國湖山出霸才錦帆曾領水犀來龍蛇魏闕懸
青漢麋鹿荒宮閉綠苔射日金鱗秋欲落乘潮白
馬晝空迴傾城自古留長策一笑從教雉堞摧

秦伯墓

蔣遵路

神禹開天奠此疆讓皇繼至變蠻方會稽遲霸興
於越吳地高風自有商梅里邑居傳百代皇山碑
版照吾鄉古邱遙望安陽塚報賽村人伏臘長

闔閭城

麋鹿胥臺歲幾千小城遺跡草芊芊江村舟楫喧
魚市水步人家種芋田山近荆溪千岫列地殊茂
苑五湖邊倦遊踪跡堪投老七十二峯明眼前

秦伯墓

陳瑞聲

句吳舊俗本荆蠻採藥留踪竟不還三讓高風輕
社稷千秋荒塚藎皇山商周衰盛身名外君父尊
親伯仲間箕頽首陽難並德一坏終古莫躋攀

闔閭城

梅里志

卷三

吳

姑蘇不復吳宮殿舊國空傳震澤湄湖上帆檣迴
雉堞洲前蘆荻見旌旗野田誰辨潤州土古戍幾
經勾踐師欲向江鄉尋舊址碧桃花下黍離離

秦伯墓

顧貞觀

廢郭平墟不可追百家守塚尙纍纍祠荒梅里瞻
遺像路遠皇山識舊碑藥到處生原共採髮何年
斷至今垂茂陵玉杖人間物幾度亡羊火重吹

闔閭城

不復蓮橈發故宮水鄉猶憶霸圖雄六千軍合堅

城下二十年來廢沼空粉堞悲笳虛夕照碧桃深
塢起秋風稻梁已熟多鳧雁蝦菜忘歸一釣翁

至德廟

張夏

四望平墟日欲斜尋思至德渺無涯讓三固是周
天下第一初開吳世家祇見民風仍渾穆忻看廟
貌復光華誰將端委移村社蕭鼓時聞雜暮鴉

闔閭城

花落吳宮蔓草存荒村日脚下平原山圍故國峯
常合水發空城氣已昏麋鹿一羣迷廢苑鴟夷三

梅里志

卷三

五

載望東門居人不識興亡事莫向湖邊次第論

至德祠

錢星

采藥何須數千里特踰險阻化文身遜辭西土無
雙聖開闢南方第一人梅里至今王者像皇山在

昔逸民親

謂梁伯鸞也

祖先孝友高天壤兀自光僚殺

奪頻

其二

後世求名念慮殊聖人心事久模糊故都西北先
推季新國東南復昇虞

按史秦伯居此民徙而從者數千家遂成句吳之國

歿後卽命仲雍繼之後武王定天下封周章主泰伯祀實雍裔也蓋以雍之逃實出伯意故亦使有國又恐其有讓名故終身不娶以傳弟若曰吾自無子故傳之非讓國也讓王之用心如此孝友常情寧自好忠貞至性豈容圖無稱方合讓王意贊頌紛紛實可無

鴻山弔古

過澍芳

梁鴻山頂讓王墳千載相推至德名化被荆蠻知禮樂基開吳會始文明憶昔髫齡讀古史賢聖高風多仰止遙望東南氣鬱葱卻恨茫茫隔烟水自後塵勞三十秋年華不返如東流吳中山水登臨

梅里志

卷三

五

半惟有茲山未一遊今幸讀書梅里北主人家近山之麓引我來瞻墟墓邊荒草殘碑惟古木要離俠兮鸞清高遺蹤彷彿惟蓬蒿英雄冷落樵牧侮難禁溼淚沾青袍望虞亭傾石屋圯梅花月影知何處空餘古寺名鐵山老僧滌硯池邊坐眼空放鶴草萋萋繡嶺苔封仄徑迷雲根迸出泉香馥掬飲冷然甘似梨徘徊不覺日將晚村樹蒼黃遊思懶舉頭四顧海宇寬世事浮雲何足歎

梅里志卷四

江南巡撫秦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 杜 詔訂

文

秦伯墓碑記

糜 豹

漢永興二年吳郡太守糜豹記曰考古史周太王生三子長秦伯次仲雍次季厯季厯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欲傳位季厈以及昌秦伯豫知之偕仲雍

梅里志

卷四

一

託採藥而之荆蠻荆蠻人義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君長號曰勾吳於是築城郭以爲藩衛穿澮瀆以備旱潦尙端委以治周禮數年之間人民殷富教化大洽東南禮樂實始基焉則秦伯之德光昭宇宙猶如日月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正吾儒報本追遠之地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况余幼時讀魯論之暇每思秦伯之風徬徨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詔建秦伯墓廟於梅里皇山乃率

羣僚各屬鳩工庀材四方人士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就其規模宏遠霞駿雲蔚巍然肖皇山之宮焉凡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南北使輶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瞻廟貌之日新慶鴻構之不偶其敦禮讓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主鬯乎皇山之墓升其堂愾然如有聞入其室優然如有見望其陵而孝弟廉讓之心戚戚如有動焉嗚呼至德之感人有如是乎斯舉也不惟皇上尊崇古聖有關於當世之教化良多卽萬代之後其功德寧梅里志

卷四

二

有盡耶吾願後之人時加補葺永爲守禦則至德之墓因聖朝勅建而愈著卽聖朝勅建之功亦與至德而彌光矣

三讓論

晉 孫 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旣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

其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讓德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娶以仲雍子爲已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緘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

梅里志

卷四

三

言非其常讓

句疑有悞

若臧札之倫者也

改修延陵季子廟記

唐大歷十四年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滅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旣濁阿膠無以

正其色鹽池斯鹹弊軍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
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
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
賢知世數之存歿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
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響如在元風可
想至德興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
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
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

梅里志

卷四

四

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
典人懷永思於以加敬嚴乎闕宮舊以秦伯之廟
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典禮無取焉
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贄幣宜列於軒廂
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
道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
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

三讓論

宋程頤

三讓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斷髮文身三也此說

若使泰伯當初只是不立不逃去不斷髮文身亦恐未免有顧戀意思直使斬截得恁地分明當初百姓只見泰伯若狂惑之爲者後世聖人推明至隱便見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讓天下處所謂三讓天下者亦是聖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處

延州來季子贊并序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

梅里志

卷四

五

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吳國也且帥師救陳

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
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
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
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
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
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
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
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秦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
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梅里志

卷四

六

秦伯至德

蘇轍

秦伯以國授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王之賢
而不知秦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秦伯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
瞻曰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
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
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
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

魯之褊始於攝而宋之褊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元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秦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子廟記

崇寧
癸未

朱彥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毘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

梅里志

卷四

七

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習俗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所封也崇寧元年予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

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隸今之江陰縣乃
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浦
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
表著其墓謹樵牧畊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
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吏士諸生拜
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習
俗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重建延陵嘉賢季子廟碑記

紹興甲寅

張鎮

梅里志

卷四

八

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嘆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
上雖盛德菴以加矣而聞有廟貌在延陵欲往拜
其庭而景仰之奈抗塵走俗久不獲伸夙志致和
中受命官延陵旣至三日謁祠周覽之下見巨碑
屹然魚龍飛動使人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
碑焉然後益嘆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
惟吳在周實處蠻夷諸夏遼絕魯成公十五年始
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
遊國聞於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嬴博

之間仲尼使子貢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樂而
知其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
遽伯玉韓宣子之徒而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之
禍亂將形其闕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乃復命而
哭王僚掛劍而弔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
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辭垂翰墨之妙表諸
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風而仰慕
之是以殷仲堪叙之於晉王僧恕述之於梁蕭定
紀於唐大曆中文華曄曄刊之豐珉與聖筆相煥

梅里志

卷四

九

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尙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
之躅謂盛禮宜嘉於聖朝遂上其靈感之狀乞旌
表以增光來世及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
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之來謁者益
壯矣故至今邑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亦不敢懈而
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祀唯是雨暘失時疾癘妖孽
或竭誠而前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旣久隆
者撓而鞏者摧彩色者昧剝而不可觀瓦腐墉圯
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和七年邑之豪

欲因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巧者聚羣
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庠漏者增營築之至建炎元
年而大殿及宮廬立旣塗瓦矣屬金人飲馬長江
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無恙向
已營築者亦巋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三
年而長廊大門雲起山峙前創後建丹堊畢施崩
圯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之日實紹興元年也余
旣欽季子之高風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
書其事俾刻諸石又爲詩而遺邑人歌焉詩曰

梅里志

卷四

十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年基乃至德逮於壽
夢始大稱王文風武烈則熾而康賢哉季子守節
弗嗣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如著龜明並日月治
亂興亡靡差毫髮痛僚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
愈久愈盈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朝褒
崇時若而休曰暘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棟
高甍巖巖翼翼神還宅之萬世血食

重修至德廟記

乾道元年

曾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

十有四皆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
有所焉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祈之而應其施於民
也厚矣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之道不獨
牲牢酒醴而已倘入其門陟其堂神所憑依曾不
足以障風雨區區樽罍簋盞何施之厚而報之薄
歟吳門巨藩神祀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爲
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肇建於閭門外吳
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
梅里志

卷四

十一

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潦
有所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
之祀守臣吳伯舉疏請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
擾攘鞠爲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
子拔沈公於尙書郎以直秘閣尹是府至則訪民
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
人事神罔不祇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
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
而祈焉神顧饗之卽應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

具蔬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民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神慶弗下願悉力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吉於夏五月庚戌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階屺盡革而一新之民無老穉相扶攜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而報神施矣是秋風霽雨休禾則大熟九月甲子落成幾就養廡下目覩祈應爲不誣公屬幾記其實用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於是乎書

梅里志

卷四

十三

常州路重修季子廟記

元 瞿如忠

由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與季子同母者四諸樊當嗣旣喪將立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兄弟同欲立之棄其室而畔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或謂春秋賢者不名而書札爲其辭位以逃國階亂以喪邦非所讓而讓焉使吳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鳴

呼論之者過矣穀梁曰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衰亂之世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孝弟忠信淪胥而爲陵僭攘奪可勝言哉則有若季子者獨能辭位以崇讓守分以明義棄世以見志不曰大賢歟其聘於魯也觀樂知德其歷列國也審政辨賢何其明且智也太史公曰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何其宏覽博物君子也按常州志古延陵地實季子之封邑潤之延陵實非古也古延陵在晉陵縣墓

梅里志

卷四

十三

在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世傳聖人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名十字碑歲久湮滅唐開元中殷仲容摹榻蕭定刊於石今存焉廟三一晉陵東郭外一武進縣博洛城一潤州曲阿今卽東郭廟也夫社稷生民之本郡國得而祀之賢如季子宜有廟以食茲土也郡遭兵火焚蕩之後僅存敗宇數楹通議大夫郡侯移刺廸下車之明年首舉嘉賢之典聿興古廟之規於是撤舊構而鼎新之俾郡士民瞻禮廟貌而知敬至德化澆漓爲淳朴息爭

奪爲廉讓季子之遺風興乎家國政如郡侯如之
何弗書

重修至德廟記

宣德
庚戌

明 周 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
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
於獄者幾千餘人尙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
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吏屬
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
奉祀弗虔乃喟然嘆曰民不見德宜乎刑獄未清

梅里志

卷四

古

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卽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
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四十楹繚以周垣
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牢祇祀
於廟居人過客瞻型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
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
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
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
撫江南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
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越淫祠

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中土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里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

梅里志

卷四

五

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郡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成化甲辰

陳音

自泰伯逃於句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

而越始入吳吳人懷秦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
迨東漢吳郡守糜豹肇建至德廟於閭門外以慰
民懷焉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
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徙廟於城中有
宋諸名賢之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
間郡守况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爲屋四十楹閱
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按吳祇
謁廟下病其圯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
垣之制雖仍其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爲大有加

梅里志

卷四

六

矣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欲則易爭爭在利與名耳
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高於讓天下秦伯以天下
讓而泯其讓之名此其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稱之
後世雖微利必爭爭輒自以爲是而卒成其不美
之名小者鬪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與兵以糜其骨
肉是誠秦伯之罪人耳秦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
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昧不
能如秦伯偕仲雍之讓於是吳終不競闔閭夫差
復好大喜爭竟召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

讓而興終而爭而亡民之鑒於是者尙宜慎所趨
哉夫民之趨向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
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懼矣邦鎮張公慮吳民
之多爭也特新至德廟以重懼之可謂善丕變民
風而使之與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進士歷任
知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
復有旌德化俗之舉可爲尙德君子矣廟工旣竣
郡同知毛垣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
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尙德息爭以
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梅里志

卷四

七

泰伯墓碑陰記

宏治
己未

楊文

泰伯遭商周之際以讓德逃之荆蠻寓無錫之梅
里號句吳東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間古謂
之三吳者皆以沾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
自伯瀆之陰曰梅村蓋伯居在焉瀆名伯相傳以
爲由伯而鑿是也伯歿葬鴻山之西嶺去梅村地
五里今鄉人所指吳王墩者卽伯墓也山以鴻名
謂漢隱士梁鴻居於是而前此不稱鴻而稱東皇

亦以伯故也蓋勢變時移之後古跡混其名實幾於泯沒而不傳者豈獨一吳秦伯之墓哉縣治故有廟春秋奉祠寢久棟漸撓聖漸毀宏治戊午令尹姜公文魁以名進士初任有事乎風化也乃從民所欲卽梅里之村作新廟以崇厥祀使讓國之光復顯於古里旣又念其墟墓凌夷不有以識之則人將不知所謂吳王墩者爲誰也適文歸自太學乃以謀之郡守連公盛貳守李公渭協心力以經營之創建一亭表於墩小具體勢固以甌石計

梅里志

卷四

六

可垂於永久實與作廟之意相表裏由是愚夫愚婦皆知吳王墩爲秦伯墓矣嗚呼讓人道之所先也始伯之逃止於遜國終至成有周之王業又泯其所遜之跡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表之曰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間伯也三讓其分之固有而弗取於商則爲盡義於周則爲盡仁用是以開後世遂有壽夢季子之賢荆蠻一變而爲諸夏伊誰之力歟考秦伯之逃荆蠻實與仲雍同窟雍寓蘇之常熟墓在虞山伯仲事

同而德亦同也

重修泰伯廟碑記銘

安治
己未

王 鑿

泰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爲而不爲文王之時殷命旣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爲不爲若夫太王逃獯鬻之難邑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者豈泰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梅里志

卷四

十九

泰伯雖聖當商未衰亦安得遽朝諸侯有天下乎蓋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當於是興故欲傳國及之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雖在文武之世而實肇於太王之明泰伯之讓是所謂翦商所謂肇基王迹所謂以天下讓也豈非然哉而世不及知是所謂至德者乎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蛇泰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卽華至於今人文財賦遂爲天下甲蓋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邱隆焉相傳曰泰伯

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塚皇覽云泰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其說不同吳地記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吳越春秋亦云泰伯之墓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北去梅村不一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曾過而傷之宏治十一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邑有聖人之廟而蕪焉令之耻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期年廟成殿寢明堂圭潔靚深石表對峨過者悚

梅里志

卷四

三

息春秋獻享永永無怠姜侯屬予文於碑以示後
銘曰

蠶茲句吳俗本文身孰始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乃以有國嗚呼孰知世教日隕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其稱則遠穆穆新廟姜公所作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重修季子廟記

宏治
戊午

李東陽

常州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刑部尙書

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然歎其敝陋謂居守道徒
曰吾他日必修之汝等當誌吾言也公後舉天順
丁丑進士歷仕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
人知益敝圯恒感然於懷越四十餘年爲宏治戊
午歲始以屬之巡按御史石君祿曰此有司祀典
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殫及乃會諸官得贏餘若
千以付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邱泰簡材治籍
庀物督工撤舊而新之堂廡庭所以次繼作岷然
爲隆煥然爲華像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類

梅里志

卷四

三

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東
北暨陽鄉有季子墓後其地屬於江陰孔子所書
石刻在焉唐元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
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遞傳刻之國
朝洪武間始建茲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
之又摹舊刻置於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
與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
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
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

其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於人遠甚故以孔子之
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曷能得
此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
爲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
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旣
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
之美也苟知讓之爲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
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
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道不爲無助也秉彝

梅里志

卷四

三

好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也哉白公
壯而用世老而立名慕古力學蓋其素志而御史
之令郡守縣尹之績於好德審尙之義亦有合焉
茲廟之修若有待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
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其成告諸來
者俾時修之且爲楚歌以祀神其辭曰

朝揖節兮江東暮搴芳兮水中遲公子兮不來
予懷兮忡忡蘭臺兮桂宮幃裊兮數重公子兮歸
來樂余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繼伯仲兮讓

侯封彼美兮公子纘秦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
鬪雌雄兮競橫縱岬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
眇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鼎鐘生好古兮若渴匪
斯人兮曷從人之居兮俗靡神之錫兮年豐願千
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修秦伯廟記

正德
丁丑

邵寶

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蒞我修學也實
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適秦伯廟下入而謁焉見
其蕪圯已甚歎而謂從吏曰此至德之聖也國有

梅里志

卷四

三

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向者祀於斯歲時朔望
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
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圯固宜其然侯曰若
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秦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
闢是土人之克卽禮義非秦伯其誰啓之墓之廟
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習我吏民於敬夫豈不
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官之修賢祀與焉有聖人
之廟蕪圯而若罔聞知可乎哉或曰近一二歲以
祀之弗時亦旣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

於義弗安圖之弗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德之聖邦
人具依廟其忍弗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
謂爲之兆者寧意圖之猶有繼焉與其埃也言訖
遂以成畫授二者民庀物鳩工而責成於署邑事
者明日侯訪某於二泉精舍具語其故某起而揖
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正德丁丑夏
五月二十有二日至秋七月旣望告成乃書侯名
澤字汝霖陝西盩厔人署邑事者縣丞高唐雲升

至德廟重修記

嘉靖
丁亥

梅里志

卷四

十四

秦伯以讓德化吳脫左衽而爲衣冠之族其視禹
平水土而萬世永賴者其功一而已矣故雖始皇
不道褻棄墳典辟其後而封之若恐不及則以理
義之在人心有終不亡焉耳漢晉隋唐益加隆重
宋元以下勿之替迨我太祖高皇帝御製以文春
秋二祭龍章烜赫照耀古今且又優復其家而不
拘拘於稱號無他蓋以爵非其意封啓爭端睿思
淵深於今爲烈成化甲辰部使者襄城張公淮來
按茲土以廟規狹隘神罔格歆亟命有司爰圖恢

拓距今四十餘年門廡榛蕪殿庭傾毀俎豆雖陳
儀文莫稱乃歲丙戌大都憲江右陳公鳳梧以巡
撫至振靡扶衰百廢具舉首先謁廟而興嗟焉曰
是役也不可以緩於時郡太守關中胡侯纘宗縣
大尹內江田君定三山楊君■器相與協謀刊石
伐材堂宇增舊美矣大矣輪焉奐焉經始於是年
六月庚申落成於明年正月甲子神靈妥安觀望
整肅誠盛舉也泰伯九十八世孫邑弟子員吳良
獻念惟家廟鼎新去故易腐而堅陳公盛德不可

梅里志

卷四

五

以不記又以泰伯墓在無錫聞風被澤而寶亦其
人也乃冒寒具狀再拜而來請焉惟昔狄公以安
撫江南崇正黜邪而此廟巋然以獨存今陳公以
撫綏南土仰聖景賢而此役忻然以獨任先後不
同其心一也夫以正人舉正事禮正神其淑人心
而詔後世彰彰明矣是誠可無聞乎若胡侯者興
學佑文而治民事神一以其正又能遵行狄公之
事而體陳公之心所謂正人君子咸萃於是豈非
泰伯子孫之至幸至幸者歟獻服勤効勞惟家廟

之廢墜是懼後之人有能繼而續之則庶幾吳氏之賢子孫哉是爲記

吳郡至德廟興修記

嘉靖戊戌

林庭棊

姑蘇金閶門內迤東有至德廟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建於門外奉朝命以王爵祀吳泰伯至梁乾化間錢氏開國吳越徙於此宋太平興國三年知平江軍州梁周翰重建元祐六年守土黃履論列於朝詔號今額迨入我天朝首載祀典况郡守鍾張侍御淮陳中丞鳳梧皆嘗重修庭棊昔牧是邦

梅里志

卷四

三

歲獻廟食景仰先哲三讓隱微民無由稱躬欲執役而不可得追誦孔子遺言每用感慨旣從遷轉高風在望邈矣莫攀今年得請歸田秋經吳下辦香修敬則廟方加葺堂廡門垣次第就緒頓易舊觀其十九世孫季札賢而知禮辭位者再更始之元任延爲會稽都尉餽禮薦享於堂唐刺史蕭定撤置東廡宋潘凱提點浙西刑獄仍像以侑後罹兵燹久爾湮沒茲作新宇三楹別祀於堂側廟瞰通河跨以輿梁而當闡闡要衝表綽楫以至德曩

燬於火復樹原所凡廟百廢於是具興深服盛舉
而未省疇功因詢於其九十八世孫吳良獻吳祀
良獻退具手狀甚詳且乞爲記乃知侍御姚江徐
君九臯按吳謁廟見其圯毀檄府修治郡守文安
王君儀郡丞石州鐘君鑑相與協謀克相厥成鳩
工於嘉靖丁酉八月畢於明年二月所費不貲皆
出公帑不以煩民固宜樂道其善遂受其簡舟行
乘暇庸叙梗槩貽使刻石雖然有說焉夫古聖賢
禮義化人垂於不朽祠墓在境內司民社者崇祀
梅里志

卷四

七

肇修其常分也苟時而察譔時而整飭不底大壞
庶俾繼承知所奮起如今日諸君然誠良吏也傳
於將來顧肯不加之意矣乎良獻隸吳學爲博士
弟子員引例陳於太宗伯南海霍公韜獲領部符
榮佩章服承祀事且能嗣保前代御墨及累世譜
像丐跋名碩曲盡尊祖孝先之意爰連書之以歆
其後人

重修泰伯廟碑記

萬曆
丙申

顧憲成

泰伯至德自古記之顧泰伯之所以德吳民與吳

民之所以德泰伯者天壤俱無窮而宜聖所稱讓國之節不與焉蓋吳之先非有聲名文物禮樂文章之都雅地燕而卑人鄙而野文身椎結號稱荆蠻非泰伯以三讓故式臨茲邑卽當時無以列文字而通上國然則今之吳其君子出樹勲猷入譚道德而文采標表者孰貽之其小人出作入息耕鑿以時而比屋恬愉者孰貽之其匹夫匹婦懷忠慕義而以奇自見者又孰貽之是泰伯之德照耀今古於法宜祀而吳爲甚泰伯之祀於吳宜隆而

梅里志

卷四

三

錫爲甚錫之梅里平墟有墓巋然在焉宏治間邑侯姜公嘗以義倡民卽舊祠之旁而別剏之規制宏拓堂廡翼然春秋享祀設道士世守以奉香火示民報本也第有司好尚如姜公者世鮮其人以故廟日就傾圯由宏治迄今凡百年中間雖或稍葺而蠹不盡去朽不盡更久而牆垣簷宇莫支霜露庭中古栢半供樵蘇乙未春道士黃道行以告邑之善士倪君瑄倪君慨然捐資葺之而廟貌如故夫以泰伯至德浸灌人心膂而區區廟食必姜

侯叔之又百年而倪君新之廟之興廢夫亦有數存哉茲將勒石用誌歲月乃記之

泰伯至德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於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

梅里志

卷四

五

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刼弑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至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歿之後僅十三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事可以同於伯夷故聖

人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能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泰伯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

梅里志

卷四

三

以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其父子之情而以全其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致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於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

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豫定而曰百年之必至於此不幾於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受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

梅里志

卷四

三

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張子房教四皓以輔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見震川別集文太冗長當是先生少

作因節錄之

延陵吳季子論

薛應旂

旂生延陵之鄉聞父老侈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胡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

梅里志

卷四

三

何也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况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幾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否則如秦伯之去而不返如伯邑考之早卒而承繼弗類要之不可以

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家
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
執言以警服吳人耳奸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
據此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餘
味之立光尙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
有未嘗一息忘者觀其乘間而發可知矣是吳之
理亂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間耳杜元
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
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罪於札札其

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
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之作內夏外夷其大
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例也故外國之使
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通於上國蓋朝
聘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札雖賢夫子雖
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乎其例於
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以賢之
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
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

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而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矣

季子論

王世貞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

梅里志

卷四

三

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皆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正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

伎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長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猶能務德安民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能辨六代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言以救乎彼蓋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若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則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梅里志

卷四

三

延陵吳季子論

湯尹

季子救陳之役後之人疑之曰當其時季子年且期頤矣安得猶在將師之任遂徵公羊傳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之文而謂左氏浮夸不足信夫浮夸則有之矣抑豈於事聞且見焉者而猶未核乎救陳以却楚其事偉矣元帥之名其誰掩之救陳則陳知吳之庇我者其將某也却楚則楚知吳之扼我者其將某也自姑蘇以歷上國則江漢諸邦知吳之却楚存陳者其將某也陳知之楚知之

江漢諸國知之而左氏可以無實錄乎卽左氏浮
夸未有隱其實而易其人者然季子期願之齒何
以樂於將卽不樂於將而何以因吳之強請遂甘
爲之將吁將非伐魯伐齊也以救陳也陳非先代
大舜之後乎虞公之肩舜之裔也當其觀樂於魯
而見韶箭者謂舜德之菽以加今盛德之後僅有
一綫之緒而何忍其不血食乎其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
一旋師而務德安民子期亦愧屈反旆之不遑矣

梅里志

卷四

三

陳之幾亡而僅存者季子力也於好功之秋而存
退讓之志當殘民之季而存安民之仁武之善經
也何嫌其爲將也不然伐齊則不將伐魯則不將
而何獨惓惓於陳之救耶此札之賢所以不可及
也然則傳云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者何也曰
去之延陵延陵亦吳國也邑之以州來州來亦吳
所滅而有也故曰延州來季子救陳志其實也命
之聘則聘命之救則救見季子非恣然於宗國者
其不入吳國特不入吳之國都云爾雖然救陳信

季子董其役矣吳將亡而莫之諫何也不務德而力爭獨不可以戒夫差乎噫同姓之卿非異姓比也使季也危言直諫將與子胥共屬鏖而先其身入江矣辱先王而攜國人之心其若之何論者謂其不欲以其身殉夷誠得其情也而况夫差日用其民以趨於亡又值季子既逝之後也季梁猶在楚子寢謀燕辟尙存符秦待釁季子而在吳也蠡種諸臣其敢抱桴鼓而進兵耶身係吳之存亡季子誠季世之名賢也然則春秋何以貶之曰春

梅里志

卷四

七

秋未嘗貶也吳素舉號而使札來聘則進而稱子予之也季子不稱字而同於楚椒秦術之流者不沒其實也旣進其君不得復進其臣猶未獲與中國等也蓋至尼父過墓而志之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其歎美而予之也至矣

秦伯墓碑陰記

天啓
癸亥

高攀龍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秦伯墓南徐記及聖賢墓記同其爲秦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爲秦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

卑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茅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厯之季紳衿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憇往來之伏謁旣立石欲予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土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秦伯至此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

梅里志

卷四

三

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壑而之於吾錫之泱菴平墟豈其無故耶况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去不數里而近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辭藻績之工已也紀堯者曰文明紀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

恥若是者尙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
麓乎人人思而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
文明甲於天下矣

十字碑論

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
侯之傳春秋輒從與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
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罵之不
置嗟乎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
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讐而先紂讓國

梅里志

卷四

五

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說而申商其
等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
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
題其墓曰於戲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
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
徊留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賤不自之
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片石之十字哉
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始也夫
夫子何以碑季子母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

讓有秦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
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
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媵名也當世能
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
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
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
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
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
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

梅里志

卷四

四

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
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餘昧以及季
札立子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餘昧後也
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
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
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
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
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
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

人兢兢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
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
札必矣光之借札以爲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
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
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與之而我實逃之身
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
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
子於篡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
志嚴而行權與其可取而不取也是智其可殺而

梅里志

卷四

聖

不殺也是仁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忤也以爲得老
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緇也以爲据先王
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
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於戲以弔其人
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
季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
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
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
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

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
差之亡吳而徒咎於季子夫季子辯六國之興衰
者而寧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不爲季子而已矣

至德廟記

王永積

祀秦伯於秦伯鄉梅里平墟之秦伯城蓋開國時
端委地也史記世家秦伯奔荆蠻荆蠻之徒從而
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秦伯吳越春秋秦伯當殷
之末恐中國侯王用兵以及荆蠻故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吳西北隅名曰故吳墟

梅里志

卷四

三

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吳公子光刺
王僚卽此地宋史秦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吳地記
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名吳城內有宅舊趾及井猶
存寰宇記秦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毘
陵志在州東南四十里秦伯之宜廟非一日矣宏
治十三年邑侯姜文魁始立石表建大殿寢門奕
然規制大備載入祀典歲有司春秋致祭王文恪
纂碑記又考秦伯在邑不獨築城間嘗浚瀆歷景
雲泰伯梅里垂慶四鄉東入蠡湖長八十七里廣

一十二丈卽今所稱伯瀆是也有橋跨瀆上卽名伯瀆橋當年開之以備旱澇一方居民始得粒食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簡重濬之改稱孟瀆然百世後小民有口但知百瀆不知孟瀆則又功德之在一隅昭昭不可泯者野史氏曰秦伯以至德稱特就一家言非就一邑言與三吳言也維吳之先文身斷髮維於龍蛇秦伯至始去夷卽華文章財賦遂甲天下論功亦豈在舜禹下但當年吳楚文教未通吾夫子故隱其功而稱之曰至德由今日論

梅里志

卷四

三

於文武則名至德於東南實爲首功功德咸備豈獨一邑宜祀大江以南盡宜血食哉

秦伯墓碑記

本朝康熙甲寅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秦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土之基所居成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來擅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皆已不得名其故居惟句吳一彈丸地猶得名之曰秦伯之里嗚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可

欣可羨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矣吾觀秦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有而其所存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異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義而歸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日志豈及於此哉語有之聖心如水清日明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

梅里志

卷四

四

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而勿怠也乃明季以來自姜尹文魁倪君理華公允誠而後無有過而問者小子與祚黠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墓道之間荆榛叢之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錢法等以告念興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

俸錢供埽除之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某月經始
畢於某月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
千三百餘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
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重建秦伯廟碑記

康熙
乙丑

汪琬

閭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秦伯者也吳越
武肅王時始度地創制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
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
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秦伯之神歷世修葺
梅里志

卷四

五

者屢矣旣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
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問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
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
祀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卽捐
俸金若干而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
若干兩且遣縣丞涂崇焜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
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

修拱危垣文陛以訖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
有加焉公以七月之朔齋被率諸屬吏晨趨廟中
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
大和會公呼衆而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
之會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秦伯來居
斯土然後端委以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
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效
之尙氣鬪狠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
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蓋文章

梅里志

卷四

巽

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旣郡人汪
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
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
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
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
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
乎何有後世禮教旣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
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訛婦姑相諍伯仲相聞及
其甚也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歟

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
蒞任未朞亦旣鉏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
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
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
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
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
偕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衆皆曰善旣退
公以書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
因併書前言以復公云云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

梅里志

卷四

七

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內閣學士擢今官章君諱
欽文順天宛平人由江西按察使擢今官於例當
附書

重修泰伯廟碑記

康熙
丁酉

杜詔

邑東南三十里梅里鄉舊有泰伯廟歲久日圯道
士朱文瓚呂元德年來稍事修葺至是將落成里
人蔡君鶴齡殆有力焉夫梅里爲泰伯始基地皇
山相望遺邱在焉其廟不知始於何代明宏治間
邑侯姜公文魁倡議修復規制宏敞視昔有加時

鶴齡之六世祖孚皆弟濟實董其役事在錢戶部
榮記中爰及

本朝邑侯吳公興祚復撤而新之尋以陞任去功未
竟嗚呼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若伯之手闢草
昧大啓文明千百世下之理學文章苞含孕育有
非尋常功德可同日語者今邑中前代名賢祠宇
相屬輪奐昭然顧茲讓王故墟殿寢就傾垣墉剝
落竟等諸藜祠廢廟亦可慨已譬諸一家之中伯
之肇造其始祖也唐宋以來諸賢其祖禰也爲子

梅里志

卷四

吳

孫者尊其祖禰而遂忘其祖禰所自出孝子仁人
之用心顧若此乎夫以至德之聖民且無得而稱
何有乎是廟之興廢然而風化係之矣吾鄉民風
善柔俗尙古處幸當

國家隆盛之際卽彼道家者流猶然感慕聖德倡
導里中相與庀材蹴工於百年廢墜之餘豈非禮
讓之漸被人心有久而弗替者歟當代賢公卿撫
蒞茲土奉揚

天子德教追溯三吳風化所由來赫然振興於上又

得良有司如姜吳二公者協乃心力爲之崇其廟
貌肅其觀瞻凡春秋祭饗必躬親釋奠如孔廟等
邑之士大夫及鄉人子弟咸得登降揖讓乎其間
則至德遺風優柔漸漬於不自知嗣是理學昌明
而文章蔚起烏知不更超唐宋而上之也哉茲姑
狗蔡君之請爲書以紀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
己亥

吳存禮

泰伯仲雍季子廟祭於吳吳故都也明神之遊山
川清淑吳人世世載德春秋禋祀禮也歷數千百

梅里志

卷四

吳

年甲令編紀靡有替遺廟在閭門內徙自吳越錢
氏時故漢唐豐碑缺焉宋元以降鐫起零落或傳
疑少實嘗撫而考之泰伯仲雍舊爲一廟在姑蘇
臺而季子別有廟廟廢於明洪武間俱有証引不
誣也漢任延爲會稽都尉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唐狄仁傑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
伍員四祠陳張正見有行經季子廟詩意不及泰
伯蓋泰伯季子本非一廟亦不合享也唐六歷十
四年蕭定改修季子祠稱泰伯廟在於蘇臺而制

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必也正名於是乎
在蓋當時兩祠不相屬俗工繪塑取東向不背始
祖之意故改而正之定位南面明林庭楫謂刺史
蕭定撤置東廡者謬也自宋淳祐十二年提刑潘
凱葺泰伯廟撤廡下土妖木魅之非類者像仲雍
季子侑而始合爲一矣唐皮日休泰伯廟詩有一
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之句泰伯仲雍
並祠不疑季子雖侑泰伯其專廟自在歷元百年
屹然並峙洪武初謝應芳兵後過季子祠詩云延

梅里志

卷四

辛

陵采地荒榛棘延陵遺廟成瓦礫祠堂之毀還可
屋禮讓風衰較難復蓋是時始廢也泰伯廟三像
並設有司祭享便之季子之廟遂一廢不修而吳
郡新志且迷忘其處所矣泰伯封號漢唐無徵按
宋孝宗乾道改元沈度碑載徽宗崇寧元年守臣
吳伯舉請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碑完字整未有
封王之文史乘國記漫無依據逮明嘉靖間饒天
民碑稱吳伯舉奏請進爵爲王制書果行豈有事
近數十年而不知反待饒氏之表章耶殆守臣有

請故老相傳自王之耳後之作者亦鹵莽未有以正之然而泰伯不有天下來遜蠻荒王者之爵不爲重至德之號不爲輕况古爵極於公侯而止後世僭濫始有王封明太祖御製文字號吳泰伯之神非靳高爵全讓德也仲雍君吳是爲吳仲雍其後乃封於虞不得別之以虞也季子合享有年姑仍其舊存禮蒙

恩持使者節惟是宣

上德以化民不爭自蒞茲土謁拜祠下椽落棟折薦

梅里志

卷四

五

裸興俯不中儀式喟然興歎俗吏奉行故事而未達

國家事神教人之微旨也遂因故址廓而新之始鳩工於康熙五十八年之春落成於其秋九月長垣修廡洞深高明丹堊旣施盼嚮如在存禮幸忝國姓之胄然揭虔妥靈特巡撫使之職耳其於尊祖報本之義非敢附會也自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創建以迄於今千有餘載矣雖或遷徙離合而旣廢必修將衰更盛豈非至德感人之深哉泰伯

廟百世之祀也恐苔篆剝蝕歲久益無所考遂辨証列叙之書於石以詔來者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
辛丑

汪士鋐

讓美德也一家之中讓產讓金猶或見稱於人况於天下乎孔子美泰伯爲至德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時周尙未有天下也夫子推其心表其跡而曰以天下讓所以教天下之讓也而俗之媮也父子兄弟之間往往反唇戟掌於一錢甚者子懟其父弟怨其兄錐刀之末利盡錙銖沿襲

梅里志

卷四

三

既久莫知變革是在興仁興讓之君子鼓舞振起而作新之也吾邑舊有泰伯廟在城闔門唐時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故泰伯廟至今在吳中康熙甲子巡撫湯公先生撤上方山淫祠廢材重修斯廟書三讓無稱四大字榜之廟門今都御史吳公建節於此人和政興乃復作而新之又以吳氏子孫系出泰伯爲堂以合族使民相習於禮讓無以借父耨鋤而有德色無以斗粟尺布而致閭牆

釋惡而遷善因俗以成化使父父子兄兄弟弟
可不謂美乎余以公之斯舉爲能教吳之讓也故
表其大者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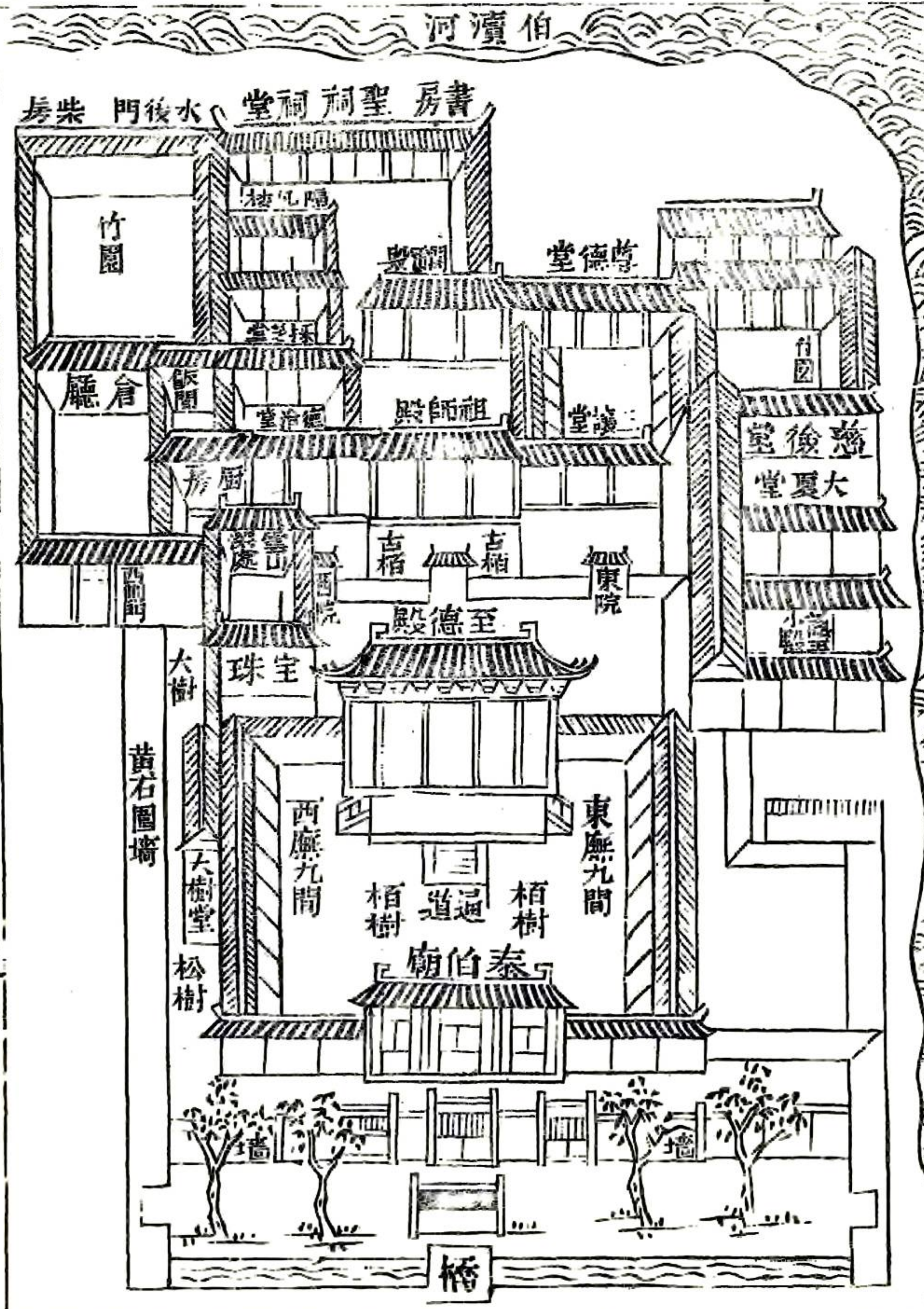
梅里志卷四

里人蔡名烜原刊

泰伯廟西院住持華 乾重刻

梅里志

卷四



梅里志 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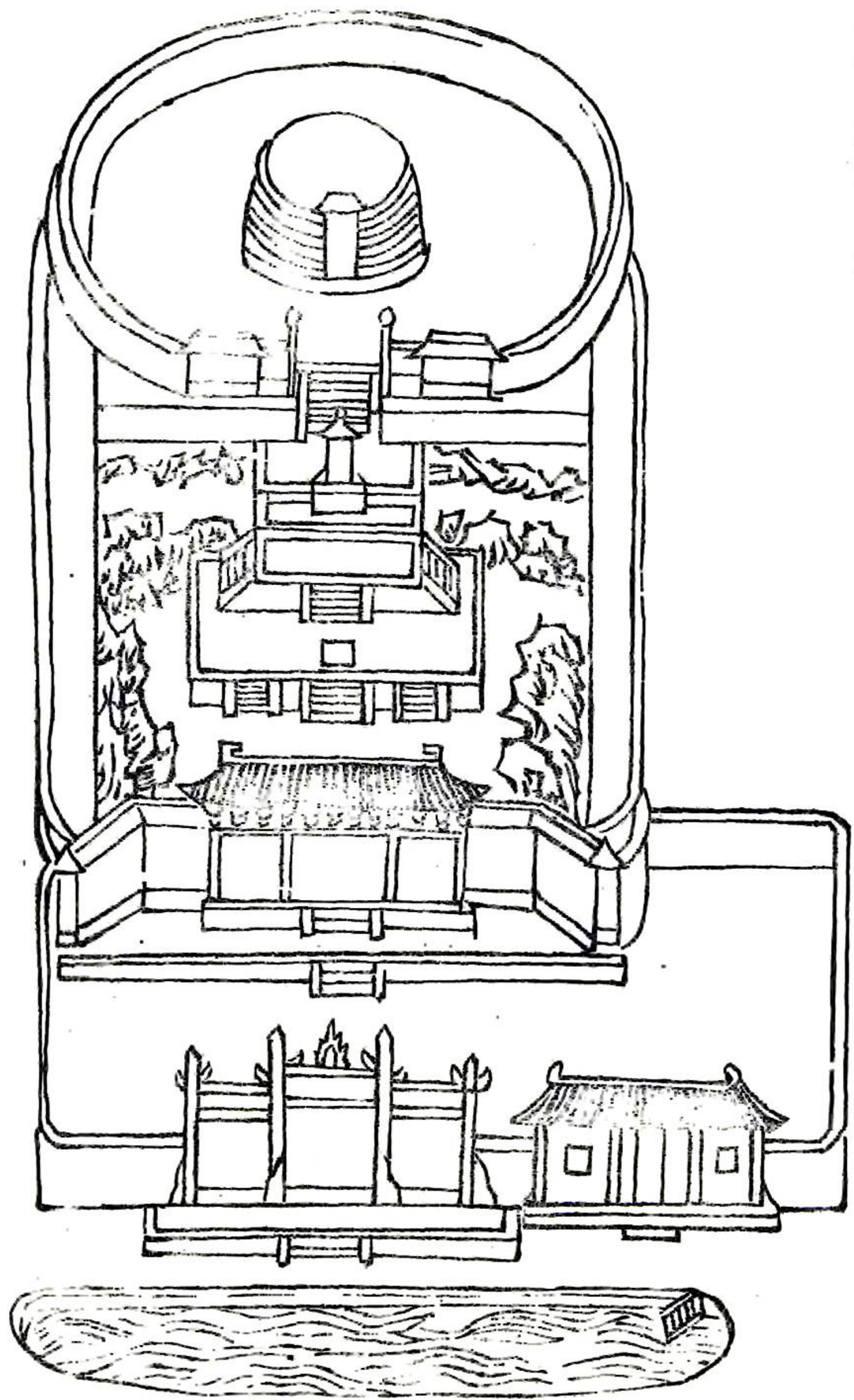
附卷四

道光二年

西院住持道士華

乾重修

重修泰伯墓圖



梅里志

墓圖

附卷四

二

金匱縣齊丈得

泰伯墓坐落皇山西嶺止字號共計山糧十八畝

六分六厘

嘉慶二十三年

金匱縣知縣齊彥槐重修

里人

華瑞清

董事

徐燝

秦伯廟新建關帝廟記

無錫縣治南三十里儉爲秦伯鄉鄉有秦伯廟廟左折而北爲雲長公祠今中書舍人倪君錦所創余以庚申秋仲肅將祀事觀祠之落成因爲之記蓋子之稱伯也曰至德曰以天下讓而伯之在吳或稱其文裸或稱其端委余意伯之始至以吳民之難與速肖姑委蛇之浸假而變椎結者且易而冠裳矣是伯之於吳固其狎焉習焉因而君長焉者也則其廟食於吳不爲異也若雲長公起家

梅里志

附卷四

關帝廟記

一

上百戰崎嶇外向與操爭許洛內向與權爭荆襄當其東馳西驟南征北討無非爲中原一塊土希得滿志視伯之容容遂遂棄天下若甌脫者其爭讓何可同日語以德若彼以力若此祠公於伯之側奚居且吳非公仇耶公生平憑其膽智雄如曹操且將遷都避焉一旦不戒遂成孺子名則吳之遺黎固公之所宜撫劍疾視者視伯之習焉安焉因而君長焉者大不侔也則吳民縱祠公公必不享何況祠之而於伯之側也噫嘻是未知公之深

者也蓋伯之時修政之帝乙在上卽再傳之后猶能醢侯囚伯八百諸侯翔集而不敢誰何非若靈獻之不振日聽菹俎於曹氏之手而莫必其命者公於斯時不得已間關血戰挈孱弱中山之亂帝之巴蜀身與孔明翼德輩僇力討賊禽獮草芟冀噓星星之燼還之赤帝子之嗣是公之爭正不詭於讓而爲善學秦伯也者况公與元德外托君臣內爲兄弟流離患難九死一生百折不挫猶云意氣固然迺其侍立堦下終日不倦雖囚心之誼茂

梅里志

附卷四

關帝廟記

二

以加之令伯有知且將進公於廡下以明千秋之契又何疑伯廟之側不以修侯俎豆也至謂公實仇吳不享其祀則又淺之乎視公矣蓋公漢臣也吳之民亦漢人也公縱仇吳能仇漢民哉龍淵莫邪利器也爲盜竊之反得以迫脅主人主人仇盜必不仇龍淵莫邪况吳民實後志公又非若龍淵莫邪之無情者公今在天之靈無所不之北盡胡南盡越無不貌公致其尸祝何獨簡於吳民故吳祀秦伯賢其讓也祀秦伯而并以祀公謂爭而不

詭於讓是亦 秦伯之徒也秦伯君長吳邦吳祀
之也公實仇吳吳亦祀之正見公道在人心不以
恩仇廢也卽此可以設教也天下不過爭讓兩端
耳讓固讓天下之所必爭爭亦爭天下之所不必
讓夫能爭天下之所不必讓者其爭也君子此公
之所以與秦伯合德也然則倪君祠公於伯廟之
側其得此意也夫銘曰東京失馭羣雄鼎沸履新
處上冠下而敝惟公曰吁魯戈我揮挈此孱亂帝
彼巴渝躑躅荆襄問關宛洛長劍陸離奸雄膽落
梅里志

附卷四

關帝廟記

三

吳祀秦伯厥廟孔崇旁實公祠倪君所營伯也德
至三讓天下維公靡爭不詭讓者爭不愧讓力亦
爲德兄弟君臣千秋匪斃吳民祠公匪仇伊親伏
臘椒糝與伯俱殷 是爲秉彜是爲直道何以景
行豐碑是考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無錫縣事天台任大冶撰
武英殿校正書籍事務徵仕郎中書舍人倪錦篆書
萬曆四十八年季秋吉旦立

募建道士厲應淳

泰伯墓祭田碑

無錫縣正堂吳 爲至治化爭爲讓捐田好義可
嘉等事據生員顧宏訓等呈稱三吳文教從

泰伯讓王而開錫邑梅里其端委之區鴻山乃歸
藏之地馬鬣故封淪沒荆榛久矣欣逢父母老師
臺政成之暇捐俸鳩工修復舉百代未行之曠典
樹千秋不朽之鴻模但 聖陵雖經整葺盼蠻亟
需祭田茲北上四十四都一圖義民倪馬德有業
字^{七伯三十七}二號共平田七畝四分因呂明冒
梅里志

附卷四

祭田碑

一

收致訟會奉 明審令原賣華端給償兩造原價
以杜爭端而德向風慕義不願得田并不願領價
願將此田爲 伯墓祭田永奉萬年俎豆訓等俱
爲踊躍切念恥爭樂讓誠 師臺美政革心之實
效也伏乞准行申 憲勒石垂諸無窮等情前來
據此爲照捐田助祭乃士民好義之風誠可嘉尙
准如所請爲此合行申 憲捐糧永作祭田以垂
不朽須至碑者

康熙十五年正月

日文林郎知無錫縣事陞

授行人司行人加二級三韓吳興祚立

義民倪馬德勒石 羽士張太元等掌管

書泰伯墓禁山碑亭鐫名石

泰伯以天下讓吳民君之卒葬鴻山山五百畝多
木石之殖環山之民蹂且伐之無完土壤利偪聖
狃爲故常法不可後或曰天下不足有五百畝何
有奮臂以與人爭捧手而奉其所讓伯誠有知必
不受伯以讓今以爭於至德之義宜若無處然嗚
呼韓子曰是自比於賊亂飾淫辭而助之攻也夫
遺體魄箴如者墨道也恣睢攫利聚黨賊聖無忌
憚躐徒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一器之投尙猶忌

梅里志

附卷四

禁山碑

一

之况聖人乎伯於鴻山靈爽是憑踐之穢之戕敗
之顧曰無傷可乎讓足以化三吳乃五百畝而以
叢貪乎然則箴且攫者爲墨道爲躐徒起爭之者
必爲仁人爲誼士爲其不知讓而爭之與於讓者
也卒皆斂手交讓而去之是與人爲讓者也喬林
令金匱之明年 大中丞元謀陳公奉 命撫吳
又明年丁未伯之鄉有君子曰楊君大猷蔡君家
正浦君起龍司馬君毅走吳門以泰伯墓禁山請
公卽時飭行檄縣董厥事碑以永之備鐫牧牛打

石情跡并禁條於石以警來者夏五月喬祇謁墓
下規左方以植碑碑翼以亭又五越月竣事碑之
崇丈有三尺廣殺三之二亭以方計丈有二尺均
其崇又贏四之一凡糜白金伯七十兩有奇時則
楊君物故歲成事者君之弟綸暨三君子者也禮
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崇伯於錫有先河之義
焉吾金分錫之半適全有伯之鄉喬寔首得之又
遇元謀公以名進士開府吾吳尊聖勵俗大愜衆
請而喬得敷毛髮之勤於伯之墟以無負風塵一

梅里志

附卷四

禁山碑

二

出人地相遭之會可不謂厚幸與亭旣成諸君請
文其鐫名之石喬樂夫禁之行而山以得完也伯
之化其未已也夫信乎爭以成讓者夫凡功於是
役者以勞以貲例並得書雍正五年孟冬月吉錢
塘王喬林題

重修泰伯廟碑記

余自漣水調官金匱金匱故泰伯首善域也去城南三十里有墓在焉廟建于明宏治姜尹文魁至我

朝吳尹興祚重葺厯今數十年榛莽弗飭穰棟傾欹竊歎曰是吾責也會

今上詔修古聖賢祠墓亟請于上官發帑金鳩工庀材始工於乾隆三年二月朔日越三月祠宇一新邑紳士請紀其事余維禹迹所至獨東南未通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碑記

一

中國自泰伯以亡公子來斯土雍容端冕方千有餘里翕然從之越今三千三百餘年東南文物之盛幾爲天下冠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後儒求其說而不得謂泰伯之逃繇父太王有翦商意此大非也使太王稍有是意伯聖人立長則人心易集何必季欲傳季以季生聖子文王故耳聖子嗣而三分有二再傳至武郊稷配天雖讓國實讓天下至魯頌闕官之什距始封已十有九世其曰翦商意在張大

其詞而厚誣先世不足信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
作對自泰伯王季伯之心豈不知天命之在已而
孳仲以遁非欲讓季以逮文乎及至止斯地端委
以臨過者化存者神句吳之衆鬱然興禮讓至今
人文稱極盛夫堯舜讓天下世莫不知泰伯獨晦
其迹惟恐獲稱重傷父志耳豈計爲荆蠻闢文治
哉顧自堯舜迄文武皆都西北風教固殊焉厥後
孔子生而彬彬禮樂之儒首推鄒魯獨東吳僻處
海濱爲孔子轍迹所不到迄今理學文章同風一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碑記

二

道非泰伯實爲之倡烏能若斯之盛也哉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賢人君子廟食東南者衆矣而泰伯
巍然居首官茲土者履其庭當穆然深思其心以
冀得吾心之所安庶不負

天子之明詔如沾沾以鼎新斯廟爲功則大非余
心也是爲記

乾隆六年春知金匱縣事深澤王允謙謹撰

重修泰伯墓記

華文模

皇山在邑之東舊屬無錫與梅里平墟相接也雍正四年始析邑東境置金匱縣皇山遂屬金匱而泰伯之墓在焉自商以來歷漢晉唐宋元明代有修葺

本朝康熙間伯後裔吳公興祚爲邑令特加修焉自是而後歷雍正乾隆間修者亦屢最後爲無錫令吳公鉞亦伯裔也修於乾隆二十五年歲久傾圮殘碑斷碣墓門石表雖有存者盡委棄於榛莽中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墓記

一

而爲樵夫牧豎之所蹂踐非一日矣此賢士大夫所爲過之而惻然者也嘉慶十四年泰伯廟守廟道士華乾以其狀白邑令閻公登雲請整治之公嘉焉卽詣墓瞻拜議欲修適公以改令吳江廼止厥後齊公彥槐來治金匱慨然念邑有古聖人遺墓而聽其傾圮焉其何以報至德之聖人其何以爲民勸於是捐俸倡始而邑諸紳士與吳氏子姓以及守廟道士悉捐貲若干貲旣富公因屬吾父與里人徐煥董其事相與詣墓按圖記詳舊趾界

域規制公悉定焉乃立墓門中樹松柏石垣周其
後塚前一碑猶前明天啟時爲吾族祖節愍公允
誠所立碑陰刻高忠憲公攀龍及宏治間楊公文
可記至今巋然獨存故仍之墓旁別設屋以居道
者亦舊制也是役也經始於嘉慶丁丑冬期年而
成成之日雖農夫野老見夫與焉而新宏焉而麗
者猶知念至聖之德而生其敬以稱邑侯之功無
異辭蓋荒土一坏已數千百年於茲矣吾因思天
之所以生泰伯凡以爲吳民也天旣以生有聖德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墓記

一一

之文王爲王季子則太王之子一王季足矣而必
先有伯以爲之兄則天將欲傳位於季而獨不更
爲伯地乎迨伯與仲偕逃而之此荒僻之荆蠻是
天固有以默啟之也夫周家德教雖遠而斷髮文
身之俗非有大聖人弁冕端委以親臨之將禮樂
文章之化日染濡於耳日間其何能使民彬彬然
有君子風也不然天豈肯虛生一聖人而置諸無
用之地歟迄今仰止皇山伏拜墓下追溯其流風
餘韻想見夫至德之靡窮其浹洽於人心者至深

且遠卽萬萬世後不猶然昭如日月與天地相終始也哉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墓記

三

重修泰伯廟記

廟祀泰伯於金匱縣治之東鄉梅里其來已古廟之廢與具詳前人碑記乾隆初縣令王公允謙請帑重修距今八十餘年矣中間雖經葺理而侈剝漸甚雲峯道士旣泣事以爲此不可因陋就簡也乃度材庀工首大殿而廊廡而樓闕齋寮庖福之屬爲屋若干區闕者補之廢者舉之易泐崇庳漫漶黠昧者丹碧之繚以周垣蔭以嘉木而廟於是煥若改觀遠近瞻仰無不鼓舞讚頌是役也始於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廟記

一

嘉慶六年迄道光二年而藏事蓋雲峯不微檀施以一人之力銖積寸累而成故遲之久如此嗚呼何其難也夫泰伯宜百世祀而都於梅里爲端委之地揭虔妥靈尤宜加隆者也

國家令甲先聖賢祠墓飭地方官守護顧有司簿書錢穀日不暇給僻在鄉隅耳目所不及其不得不委任住持勢固然也而住持每慕清修而不事事或奔走募施而卒歸無濟如雲峯之樽節儲蓄卓然有所成就蓋未數數覲也余嘗讀王荆公龍

與講院記嘆僧人慧禮之材夫講院浮屠氏之居耳非事之所以損益若斯廟之新崇明祀而使人觀感其裨於風化功視慧禮奚啻倍蓰矣雖然雲峯羽衣之族遊於方外者也以方外人而尊聖如此士之冠儒冠服儒服者仰至德而奮乎百世之下能敦禮讓以風行於鄉國有功先聖當更何如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無蹈荆公之誚也哉

丙午科舉人前任安徽池州府青陽縣以教諭銜管訓導事長洲朱豫撰

梅里志

附卷四

重修廟記

二

梅里志爲三韓吳公巡撫江南時所輯里中居士
蔡君名烜刻成於雍正間至今已及百年其版不
免剝蝕竊思乾爲守廟人一書之刻力尙能任之
而敢不重付之梓以慎守遺文於勿墜也哉志中
梅里之地皆屬無錫縣以成志時尙未分置金匱
故也今仍其舊弗敢易惟齊邑侯新修至德墓規
制與前不同故以修墓圖記及乾修廟諸事悉附
四卷之末而標明之乾愚無知幸大雅君子有以
厚教焉

梅里志

附卷四

跋

一

道光四年七月泰伯廟住持華乾敬識

吳門王敬文刻